

皇清經解

四仁德
478
104





皇清經解卷四百一十四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周書

牧誓

時甲子昧爽

釋文曰昧音妹

鄭曰詩曰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詩十六之二卷大雅大明疏約鄭義

馬曰昧未

旦也

釋文

傳曰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昧冥爽明早

旦疏曰春秋書動日月時年皆具其有不具史闕耳尚書記

言直指設言之日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有日無

月史意不爲編次故不具也克紂之月甲子之日是周之二

月四日以歷推而知也

皇清經解

卷四百一十四

王光祿尚書後案

仁
478
104



案曰鄭云云者此注殘闕也史記甲子上有二月字徐廣注曰此殷之正月周之二月也禮記檀弓下篇云子卯不樂鄭注云紂以甲子歿桀以乙卯亡戰國策卷三秦策一云紂將甲百萬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禽其身高誘注云一日甲子之日也太公望爲號到牧野便克紂故曰一日呂氏春秋卷八仲秋紀簡選篇云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紂爲禽又卷十五貴因覽云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武王曰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

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歿也果以甲子至殷郊

武成疏引帝王

世紀所載全取此文

淮南子卷十三汜論訓云殷之敗非待甲子之日

也高誘注武王誅紂以甲子尅之論衡卷二十五詰術篇云武王以甲子日戰勝紂以甲子日戰負據此諸文皆與經所云甲子合也鄭引詩肆伐大商云云者大雅大明文與此昧爽合故鄭引之彼箋云伐殷合兵以清明書牧誓曰云云疏曰引牧誓證清明是昧爽之義牧誓注亦引此詩交相爲證也昧爽昧而初明晚則塵昏旦則清故朝旦爲清明說文日部亦云昧爽旦明也與鄭及傳合也馬云未旦者荀子卷四儒效篇云武王行日以兵忌東面迎太歲至汜而汜至懷而

懷至共頭而山隧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厭旦于牧之野楊
倛注云厭掩也夜掩于旦謂未明以前也此與馬合但遺漏
爽字不解于義未備也傳云四日當爲五日說詳後辨武成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釋文曰牧如字徐音茂說文作𡩺字林音母○案曰此文鄭注詩大明及

禮記樂記並引之牧本作𡩺說文卷十三下土部𡩺朝歌南七
十里地周書武王與紂戰於𡩺野从土母聲莫六切許慎傳書
孔氏鄭與之合確然可信玉篇上土部第九𡩺古文尙書作𡩺
郭忠恕汗簡卷下之二同此則皆據偽書非真古文至今本毛
詩亦作牧而釋文云𡩺音牧本又作牧疏云牧誓及書序皆作
牧禮記及此作𡩺古字耳則知此字在唐初已諸本互異古俗
通行其後不知何時又一槩俱改作牧也

鄭曰郊外曰野將戰於郊故至牧野而誓

尙書疏

傳曰紂近郊

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陳甲子朝誓將與紂戰疏曰傳言牧
在近郊三十里或當有據皇甫謐云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

出何書也牧是郊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而鄭云郊外曰野豈
王行已至郊乃復倒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
也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雨是癸亥夜已布陳故甲子朝而
誓衆戒敕之

案曰鄭云郊外曰野者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
謂之野今鄭乃云云蓋鄭意以經𡩺字今文作牧若全引釋
地之文恐與𡩺字相涉嫌𡩺亦是地遠近之稱故略之也且
毛詩駟傳云郊外曰野與鄭合釋地疏云以細別言之則郊
外牧牧外野若大判而言則野者郊外通名故周禮六遂在
遠郊外遂人職云凡治野田是郊外總稱野也又杜子春注
載師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鄭注君陳序略同朝歌

紂都姆在朝歌南七十里是在遠郊之內近郊之外王至于商郊姆野是既進百里之遠郊而至七十里之姆野鄭云郊外曰野者謂近郊之外云將戰于郊者統謂近郊遠郊之間卽姆野也僞傳強以商郊牧野爲一妄言三十里距國都何如此之近詩大明云牧野洋洋傳云洋洋廣也箋云言戰地寬廣不用權詐也疏云少儀曰軍旅思險隱情以虞是設權必依險阻故寬廣之地不用權詐若距國都三十里安得此寬廣戰地疏力護僞傳又誤會鄭意而強駁之大謬當以說文朝歌南七十里得之鄭注序牧野紂南郊地亦與說文台司馬彪續漢志亦云朝歌南也

皇甫謐云牧在朝歌南七十里此本說文是也而疏云不知何出是不知姆牧古今字通故也抑僞傳實出謐手此又互異恐是故爲參差掩其迹耳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釋文曰杖徐直亮反鉞音越本

又作戊旄音毛麾許危反逖他歷反○案曰鉞音呼會反車鑿聲非斧也詩曰鸞聲鉞鉞斧戌之戌無金傍麾字不成文理說文手部云麾旄旗所以指麾也从手靡聲此秉旄爲指麾當从之逖遠釋詁本作渴郭璞引此經以證亦作渴詩抑篇用渴蠻方傳訓遠疏引釋詁亦作渴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一引古文尚書同今此作逖恐非

馬曰白旄旄牛尾

釋文

傳曰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

于誅右手把旄示有事于教逖遠也遠矣鹵土之人勞苦之案曰馬云云者說文卷二上犛部云犛犛牛尾也犛旄古字通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

馬曰冢大也

史記周本紀集解

傳曰同志爲友言志同滅紂

案曰馬云冢大釋詁文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傳曰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指誓戰者疏曰孔以時已稱王應置六卿今呼治事惟三卿者司徒治徒庶之政令司馬治軍旅之誓戒司空治壁壘以營軍是其誓戰者故不及太宰太宗司寇也

案曰傳以御訓治者思齋詩云以御于家邦箋云御治也引書越乃御事以證是御爲治也太誓云乃告司徒司馬司空此文與彼同解亦當同伏生大傳于彼文引傳以說之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司空每三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故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攷官數虞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

六十此官百二十故鄭以爲夏制伏于虞傳言三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則止有六卿此益爲九卿是夏之異于虞者亦不知所益何卿殷又不可攷若周禮六卿之制當自武王時已定則周制異于夏同于虞伏生何以據夏制說之殊不可解依注疏則此三卿與三公無涉說與伏異竊謂三公兼卿雖立制如此此時出師征伐六卿且不必盡從又何用三公徧攝六卿以行則知此經三卿自爲軍中有職掌之人所以舉之無庸牽引三公注疏說是不必從伏也

亞旅師氏

傳曰亞次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疏曰亞次釋言文旅衆釋詁文大夫位次卿而數衆故以

名之師氏亦大夫其官掌以兵守門所掌尤重故別言之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

案曰亞旅次卿故傳以爲大夫文十五季傳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請承命于亞旅杜預曰亞旅上大夫也正義引牧誓爲証又成二季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亞旅皆一命之服杜亦曰亞旅大夫也正義曰周禮典命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此三帥皆卿故魯賜以三命之服亞旅大夫故受一命之服周禮大夫再命此一命者春秋時事異于周禮據此則亞旅爲大夫

甚明師氏者傳云云疏云云地官序官云師氏中大夫一人是其官大夫也其職則云掌以燄詔王鄭注云告王以善道也此一節指平日無事燕見詔王而言其下又云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注云虎門路寢門也王視朝于路寢門外司察也察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則以詔王此一節指視朝詔王而言其下又云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注云舉猶行也疏云此數事王行之時師氏則從以王所在皆須詔王美道故也此一節是承上以燄詔王而別言之其下又云聽治亦如之注云謂王舉于野外以聽朝疏云卽上數事王所在皆有朝以聽治故從王亦如上虎門之左故云亦如之此一節又承虎門一節而別言之蓋如祭祀則南北郊山川

皆在野外會同亦有在畿外者軍旅更不待言皆有聽朝之
事故也至其下文又云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
王之門外且蹕注云門外中門之外蹕止行人不得進王宮
也此一節則別敘王在宮中守衛之事其下文又云朝在野
外則守內列注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此
一節則別敘王在野外守衛之事綜計師氏一官職掌以燬
詔王又主以兵守衛此上所引六節其前四節俱指詔王而
言後二節專指守衛之事此經武王臨敵誓衆呼師氏告之
當以兵守內列爲主且下文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師氏亦
在其中正所謂各以其兵者也作僞傳者當云師氏中大夫
在王宮以兵守門在野外則守內列方爲明析今不引守內

列反引守門疎謬已甚疏雖知連引二節而詞不別白亦非

千夫長百夫長

鄭曰師帥旅帥也

尚書疏

王曰師長卒長

尚書疏

傳曰師帥卒帥

疏曰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百人爲卒卒長
皆上士孔以師雖二千五百人舉全數亦得爲千夫長長帥
義同故以千夫長爲師帥百夫長爲卒帥王與孔同鄭與孔
不同

案曰鄭云師帥旅帥也者二千五百人之帥爲師帥舉全數
則云千夫長五百人之帥爲旅帥舉全數則云百夫長也王
及傳疏解千夫與鄭同惟百夫則異但以百夫長爲卽百人
爲卒之卒長則與二千五百人而稱千夫者絕不類鄭注是

王及傳疏非也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釋文曰羌徐起良反髳茂侯反
濮音卜○案曰盧史記作縑

馬曰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

史記周本紀集解

傳曰八國皆蠻夷戎

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鹵蜀叟髳微在巴蜀盧彭在鹵北庸
濮在江漢之南疏曰八國皆鹵南夷文王國在鹵故鹵南夷
先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然可知孔不說又退庸就濮解
之故以次先解羌云羌在鹵蜀叟者濮世鹵南之夷蜀名爲
大故傳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
都分爲三羌在其鹵故云鹵蜀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
書興平元年季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
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髳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

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鹵北者在東蜀之鹵北也
案曰馬云云者釋經及字義也宣七季傳云凡師出與謀曰
及八國旣爲王率則是與謀也庸者文十六季傳庸濮伐楚
楚人出師百濮罷使廬戢梨侵庸及庸方城楚師北裨儵魚
人逐之楚師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
巴人從楚師遂滅庸杜預曰庸今上庸縣屬楚小國百濮夷
也濮夷無屯聚見難則散歸戢梨廬大夫方城庸地上庸縣
東有方城亭裨儵魚庸三邑魚魚復縣今巴東永安縣石溪
仞人庸道據此則庸地可推而知晉上庸今爲湖北鄖陽府
房縣其地在江之北漢之南而傳云庸濮在江漢之南殊不
分明

詩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毛
傳庸姓也此以國爲姓者

蜀者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

使蜀長老多言通南夷之不為國用則蜀是南夷大名
 晉常璩華陽國志巴志篇云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
 尚書意以巴蜀總目各國是大名也羌者說文羊部云南戎
 牧羊人也詩商頌殷武自彼氏羌鄭箋云氏羌夷狄國在南
 方者傳云在南夷也然夷者蜀夷別名後漢中始見故印都夷傳蘇祈叟二百餘人董卓傳呂布軍有叟兵劉焉傳遣叟兵五千劉璋傳送叟兵三百人張嶷傳叟夷數反武侯出師表賓叟青羌徧檢史漢南夷傳並無叟字蓋出於明章以後今傳云云豈果武帝時有此稱乎殆魏晉人假託耳髮者後漢書南夷傳武王伐
 商羌髮率師會牧野則髮亦南戎也詩小雅角弓云如蠻如
 髦毛傳髦夷髦也鄭箋髦南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
 從焉釋文云髦舊音毛尋毛鄭之意當與尚書同音莫侯反
 正義云傳言夷髦不辨其方之所在故云南夷別名知者武

王伐紂八國從之其中有髮又曰逃矣南土之人是南方也
 彼髮此髦音義同也括地志云岷洮等州以南為古羌國以南為古蠻國今疊宕以南為古當慈靜等皆是以南盧者桓十三季左傳屈瑕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六
 敗之杜預曰盧戎南蠻釋文盧如字本或作廬音同據此則
 文十六季傳楚使盧侵庸者即盧也彭者後漢書岑彭傳征
 公孫述至武陽所營地名彭亡惡之夜為刺客所殺光武紀
 李賢注武陽縣屬犍為郡故城在今眉州隆山縣東按今四
 川眉州彭山縣即漢武陽縣蓋彭國故墟故有彭亡之名漢
 者左傳巴濮吾南土也鄭語史伯曰叔逃難于濮而蠻又楚
 蚡冒始啓濮章昭注濮南蠻之國爾雅南至于濮鈇杜預左
 傳釋例云建寧郡南有濮夷無君長總統各以邑落自聚故

稱百濮又稱叟濮後漢李恢傳賦出叟濮是也

周書王會解伊尹爲四方

獻令正南有百濮孔晁注南蠻別名又卜人以丹沙孔晁注卜人鹵南蠻丹沙所出王應麟補注云卜人卽濮人禹貴荆貢丹砂通典辰州貢光明砂四斤則今湖南辰州府實古濮地也

惟微者他無可攷但見立

政云夷微盧丞彼旣以微盧並稱與此經正同則知微亦南蠻也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釋文曰比徐扶志毗志二反

傳曰稱舉也戈戟干楯也疏曰稱舉釋言文方言云戟楚謂之子吳揚之間謂之戈是戈卽戟也考工記云戈秘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云戈卽戟者長短雖異形制則同也方言又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鹵謂之楯是干楯一也

案曰傳云稱舉也者說文莠部云再并舉也釋言傳舉也傳乃通用字當從說文作再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一亦云古文尙書稱作爾今本作稱恐衛包改也傳又云戈戟疏引方言楚謂之子子俗刻誤作干遂不可讀今改正莊四季傳授師子是也考工記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注戈今句子戟也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子又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注戟今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援長七寸半江氏永曰戈戟皆有曲胡而異用以春秋傳攷之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此用援之直刃椿之也狼臆取戈以斬因此用胡之曲刃斬之也子南以戈擊子皙而傷

苑何忌荆林雍斷其足當亦是戈胡擊之荆之他若士華免以戈殺國佐長魚矯以戈殺駒伯用援用胡皆可云殺子都拔戟逐穎考叔靈輒倒戟禦公徒皆僣用戟之刺與援者也狂狡倒戟出鄭人于井反爲鄭人所獲樂樂乘槐本而覆或以戟句之斷肘而歾皆用下胡鉤人者也戟胡橫直皆三寸其間甚狹何能鉤人出于井蓋鉤其衣若帶是以其人不傷反能禽鉤者也鉤樂樂斷肘而歾蓋本欲生禽之故不用刺與援而用胡以鉤之鉤之而胡之下鋒貫肘曳之而肘遂斷也觀此則戈戟相似而實異用傳以爲一物疏又曲附會之皆非是云干盾也者公羊昭二十五季云朱干玉戚以舞大夏何休注云干盾也以朱飾盾又釋言干扞也孫炎注干盾

所以自扞蔽是也矛者酋矛也攷工記有酋矛夷矛知此是酋矛者攷工記言車有六等之數酋矛常有四尺崇干戟四尺謂之六等斯最崇矣夷矛三尋太長彼文不及之是兵車不建夷矛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

鄭曰以古賢之言爲驗

詩十八之一卷大雅蕩疏

案曰鄭云云者此經望文自明無勞訓釋而鄭必爲此注者以言必有據如盤庚大誓酒誥多士無逸各有徵引而君奭又曰鄭云稱人之言立政咸戒王云讚羣臣之辭可見言貴有本自古已然鄭欲發此義故于此特著之也

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釋文牝雞類引

反徐扶忍反
索西各反

傳曰牝雞無晨鳴之道喻婦人知外事索盡也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姐已惑紂紂信用之疏曰檀弓離羣索居鄭云索散也物散則盡故爲盡也爾雅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此言牝雞者毛詩左傳稱雄狐是飛走通也晉語云殷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姐已女焉姐已有寵而亡殷殷本紀云紂嬖于婦人愛姐已惟姐已言是從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姐已姐已所舉者貴之所懼者誅之百姓怨望諸侯有叛者姐已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乃重刑辟爲炮烙之法姐已乃笑武王伐紂斬姐已以爲亡紂者此女也

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案曰王蔡邕石經作任

鄭曰肆祀祭名荅問也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

尙書疏○王天與尙書纂傳二十卷○詩十傳曰昏亂肆陳九之三卷周頌離疏○史記周本紀集解

荅當也言亂棄其所陳祭祀不復當享鬼神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言棄其骨肉不接之以道

案曰鄭云肆祀祭名者離詩云相予肆祀鄭彼箋云助我陳祭祀之饌是解肆爲陳與此不同彼疏引此注而解之云祭必肆之故言肆祀尙書指紂所棄故知祭名理亦通也釋詁云迪進也史記作不用不登進卽不用傳以爲道非也王父母弟謂同祖者解詳太誓傳非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釋文曰俾必爾反徐甫婢反宄音軌

傳曰紂尊長逃亡罪人士事也用爲卿大夫典政事

案曰傳以逋逃爲逃亡說文辵部云逋亡也史記索隱卷二
十二張耳亡命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匿則削除
名籍故爲亡也崇訓尊者漢書卷八十五谷永傳對尙書問
引此經崇作宗師古曰宗尊也古宗崇字亦通也

今子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

釋文曰愆
去虔反

鄭曰好整好暇用兵之術

詩大
明疏

傳曰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

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

案曰鄭云云者成十六季左傳欒鍼說晉國之勇云好以眾
整又曰好以暇鄭用以說此經吳子云兵以治爲勝前却有

節司馬法云軍以舒爲主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不踰

列是以不亂是其義也愆傳訓過者釋言僇過也說文心部

云愆過也籀文作僇是也鄭注樂記引不過四伐五伐是亦

以愆爲過也

夫子勗哉

釋文曰勗
許六反

傳曰天子謂將士勉勵之

案曰傳以勗訓勉釋詁文說文卷十三下力部同且引此經

以證从力冒聲許玉切揚雄方言卷一云釗薄勉也秦晉曰

釗或曰薄自關而東周鄭之間曰勗釗齊魯曰勗茲是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鄭曰伐謂擊刺也一擊一刺曰一伐始前就敵六步七步當

止齊正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正行列也詩十九之一卷周頌維清疏○禮記三卷曲禮上疏傳曰伐謂擊刺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爲例

案曰鄭云云者樂記孔子與賓牟賈論武樂之舞云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于中國也鄭注駟當爲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不過四伐五伐疏云武樂六奏每一奏中舞者以戈矛四度擊刺象伐紂時引牧誓者此武王戒誓士眾今武樂惟用四伐尙其少也據此文鄭所引但有四伐五伐不言六伐七伐又此疏及曲禮疏引此經亦皆無六伐七伐且鄭注云多者五伐則不得有六七伐雖史記及蔡邕石經皆有之疑衍文也

勝哉夫子尙桓桓案曰說文卷十上大部桓字注云大行也从大巨聲周書曰尙桓桓胡官切但若从桓則不得訓威武蓋古字借桓爲桓也

鄭曰桓桓威武貌史記周本紀集解

案曰鄭云桓桓威武貌者釋訓云桓桓威也周頌桓篇序云桓武志也是也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釋文曰貔音毗羆彼皮反○案曰史記作如虎如羆如豺如離徐廣曰離與螭同文選西都賦注引歐陽尙書說螭猛獸也尙書無螭字據史記如離之文必歐陽尙書作如螭也然此乃今文家遷書所載雖多古文亦襍取今文鄭則傳古文未必與史記同也

鄭曰其威當如獸之將攫搏也貔一名曰豹虎類也禮記三卷曲禮疏傳曰四獸皆猛健使士衆法之奮擊于牧野貔執夷虎屬也疏曰釋獸云貔白狐其子毅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屬

案曰鄭注貔云云者曲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鄭注引此經如虎如貔以證疏卽引此注以證韓奕詩云獻其貔皮疏引陸璣疏云貔似虎一名白狐此經疏及詩疏又俱引釋獸及郭注云云又說文卷九下豸部云貔豹屬出貉國从豸毘聲房脂切卽引此經以證邢昺爾雅疏引字林亦云貔豹屬後漢光武紀李賢注又云貔虎屬是貔與虎豹皆一類僞傳與鄭合也其云執夷者禮記釋文引作執夷反竊謂執夷實卽貔字之反切釋文添一反字甚確但反切起後漢末孫炎孔安國當武帝時焉得有此乃此傳亦云執夷可見僞傳出魏晉間而郭璞爾雅注陸璣詩疏並以執夷爲貔別名皆非也釋獸又云熊如熊黃白文郭璞注似熊而長頭高腳猛憨多

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猓熊韓奕詩赤豹黃熊疏引陸璣疏云熊有黃熊赤熊大于熊其脂如熊白而羴理不如熊白美然則貔是虎屬熊是熊屬以類相從配合成句也

弗迓克奔以役鹵土

釋文曰迓五嫁反馬作禦○疏曰王肅讀御爲禦

鄭曰禦強禦謂強暴也克殺也不得暴殺紂師之奔走者當

以爲周之役也

史記周本紀集解○冊府元龜五卷帝王部創業篇

馬曰禦禁也役爲

也

釋文○劉三吾等書傳會通四卷

王曰御讀爲禦言不禦能奔走者如殷

民欲奔走來降者無逆之奔走去者可不禦止役爲也盡力以爲我鹵土

尚書疏

傳曰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

所以役我西土之義疏曰不迎擊商衆能奔來降者兵法不誅降也役謂使用也如此不殺降人則所以使用我鹵土之

義用義于彼令彼知我有義也

案曰鄭云禦強禦云云者鄭本逐作禦也釋詁云逐迎也郭璞注云公羊傳跛者逐跛者邢昺疏云公羊成二季傳文引以證逐爲迎也宣二季左傳狂狡輅鄭人杜注輅迎也周禮秋官有訝士及聘禮厥明訝賓于館鄭注皆云訝迎也召南鵲巢百兩御之鄭注御迎也字形雖別音義實同蓋以作非一人到茲異也當以逐爲正餘皆假借攷說文言部訝字注云相迎也从言牙聲周禮曰諸侯有卿訝發吾駕切又逐字注云訝或从辵則訓迎之字以訝爲正御爲假借逐則重文今爾雅作逐固亦無害若公羊雖作逐而釋文云逐本又作訝知此字以訝爲正邢乃以逐爲正宋初人已不識說文如

此至此經據今僞孔本訓迎作逐釋文五嫁反而疏則云王

肅讀御爲禦然則唐初陸德明本作逐孔穎達本仍作御

古匡謬正俗云牧誓弗御克奔孔注不迎擊之徐仙民音御爲五所反御既訓迎當音五駕反不得音御徐邈音是師古不知古音反以爲非但在唐初多見舊本今藉其書知僞孔本作御由此推之盤庚逐續乃命

洛誥逐衡亦當作御蓋訝逐皆从牙牙古音吾故通御後人

強分御車之御迎御之御爲二音不知唐韻九麻三十五馬

四十禡等音皆古所無也鵲巢御與居爲韻是矣

思齋以御于家邦傳

日御迎也曲禮大夫士必自御之注日御當爲訝迎也士昏禮注同列子卷三周穆王篇鄭人有薪于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殷敬順釋文僞孔傳出魏晉間尙知古音今本則開元

日御音訝迎也

所改也

開成石經亦仍其誤

然此特就逐本爲御言之耳其實據釋文史記并裴駙所引鄭注馬鄭皆作禦當从之不但作逐者非

卽作御亦王肅有意欲與鄭異而妄改僞孔从之謬也鄭以
禦訓強禦謂強暴者詩大雅蕩云曾是彊禦毛傳云彊禦強
梁禦善也又崧高不畏彊禦疏亦云彊梁禦善之人孟子禦
人于國門之外趙岐注禦人以兵古者扞人以兵曰禦以兵
傷人亦曰禦也又云克殺也者釋詁云殺克也公羊隱元年
傳克之者何殺之也是也言不暴殺來奔之人則商人皆爲
鹵土之役矣陳于野而不用權詐見其正步伐止齊見其整
不殺降見其仁三者皆王師之仁所以異于霸術也鄭深得
之僞孔解與鄭同但作御故云迎擊攷御止可訓迎不可云
擊其解役字尤紆曲馬王以禦爲禁止用兵之際但有暴殺
之事未聞有禁止之法皆非也

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鄭曰所言且也

史記周本
紀集解

案曰鄭云所言且也者古音讀且與所字相似故訓所爲且
也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四百一十四終

皇清經解卷四百一十五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

鳴盛

著

周書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案曰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二云箕古文箕字見尚書

傳曰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此季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

次問天道疏曰商曰祀周曰季釋天文此周書稱祀箕子不

忘本也箕子商人記傳引此篇皆云商書是箕子自作明矣

案曰十三祀者文王自虞芮質成始為受命之元季七季而

崩武王嗣位不改稱元季十一年觀兵于商十三季勝殷殺

紂還歸鎬京訪于箕子而作此篇此鄭氏說也晚出古文據

漢書律歷志改爲文王受命九季而崩其言武王以十一季觀兵十三季勝殷殺紂則同故以此十三祀爲歸宗周告武

成之後

伏生大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

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觀此似十一季滅紂十三季訪洪範矣大傳鄭爲之注至解經復不從之蓋鄭學擇善而從無所偏主又注經與注緯不同與注傳亦不同中候大傳鄭皆注之中候言書有百二篇大傳言十一季滅紂解經皆不用其說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

攸敘

釋文曰隲之逸反相息亮反彝以之反

馬曰陰覆也隲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

釋文

王曰陰深也言

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敘是問承天順民何所由

尚書

疏心劉三吾等書傳會選四卷

傳曰隲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

居使有常生之資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敘問何由疏曰傳以隲卽質也質訓爲成成亦定義故爲定也言民是天所生形神天之所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天默定也相協其居者言民有其心天佑助之諧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言天非徒賦命于人授以形體心識乃復佑助諧合其居業使有常生之資九疇施之于民皆是天助之事也王肅以陰隲下民一句爲天事相協以下爲民事與孔異

案曰馬云陰覆也者說文雲部霝字注云雲覆日也从雲今

聲于今切又舍古文省阜部陰字注云闇也水之南山之北也从阜舍聲于今切若从王及僞孔以陰爲深默當作陰若从馬以爲覆當作露但古字多通則作陰亦可也馬又云騰升也者阜部陟字注云登也从自从步竹力切又馬部騰字注云牡馬也从馬陟聲讀若郅之日切二字各異古字多通故借騰爲陟登卽升也馬必以陰騰爲覆生者據上所引露有覆義陟有升義馬又以升猶舉舉猶生輾轉相訓明騰得爲生也釋詁云騰陞也郭璞注引方言曰魯衛之間曰騰呂覽卷十七君守篇引此經而申說之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高誘注云陰陽升陟也言天覆生下民王者助天舉發明之以仁義漢書五行志亦引此經服虔注云騰音陟應劭注云

陰覆陟升相助協和倫理攸所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也列子卷一天瑞篇云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張湛注云職主也說皆與馬融合此漢人詁訓也王肅及僞孔解陰騰之義皆非是宋世家以騰爲定王及僞孔本此然史記不盡可從也王孔又以相爲助協爲和合彝倫爲常理者釋詁相助同義故相爲助也說文彳部云協眾之同和也正月詩云洽比其鄰毛傳云洽合僖二十二年左傳引作協是協爲和又爲合也釋詁云彝常也說文侖部云侖理也是彝倫爲常理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

釋文曰鯀工本反陞音因汨工

忽反行尸更反○案曰蔡邕石經陞作伊古音相似通此字古只作陞後人加自說文卷十三下土部圉字注云塞也卽引此

經以證从土西聲於真切蔡又以洪作鴻亦古字通也又以汨
作日並見洪近隸釋日字又見黃伯思東觀餘論汨于筆反从
水日聲蔡省筆故作日也
行古讀五行之行亦若杭

傳曰陘塞汨亂也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疏曰襄二十五年
左傳說陳之伐鄭井陘木刊謂塞井斬木是陘為塞也水性
下流鯨反塞之水失其道則五行陳列皆亂

案曰傳以陘訓塞見上汨訓亂者張衡南都賦滂淚減汨司
馬相如上林賦汨乎混流皆有亂義方言汨疾也亦亂意又
古訓有反義說文汨治水也治反為亂也

帝乃震怒不昇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釋文曰昇必二反徐甫至
反斁多路反徐同路反○
案曰史記集解徐廣曰斁一作
釋此字本誤作釋又傳寫之誤

鄭曰帝天也天以鯨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

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

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裴駰集
解○冊府元龜一百四卷帝王部訪

問篇傳曰昇與斁敗也天動怒鯨不與大法九疇疇類也故常
道所以敗疏曰昇與釋詁文疇是輩類之名言其每事自相
類者有九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謂之九章

案曰鄭以昇訓與者說文冫部云昇相付與之約在閣上也
是也洪範訓大法者釋詁文疇訓類者疇本當作囿疇乃流
俗妄造不成文理說文田部囿字注云耕治之田也从田象
耕曲之形直由切或省作畎此言九畹者蓋龜背所列之字
縱橫錯落其行列象田耕畎之形而所列者有九故曰九畹
劉歆班固皆以為九章鄭康成及偽孔傳顏師古以為九類
田形有章義亦有類義也易否九四畹離祉九家注云畹者

類也是也俗乃作田旁加壽攷說文田部畷字注云詞也从
白畷聲畷與畷同虞書帝曰畷咨直由切又口部畷字注云
誰也从口畷又聲畷古文畷直由切玩說文本義畷乃語助
詞有詞無義畷乃爲誰二字已不可混堯典亮采惠畷畷字
僞孔訓事與類之義相近是矣而畷咨若時畷咨若子采當
从說文爲畷畷若子工畷若子上下草木鳥獸當爲畷今四
處史記皆作誰僞孔從其訓爾雅釋詁亦直云畷誰也郭璞注此
乃引畷離社爲證誤蓋古字多假借凡詞也之畷誰也之畷皆借畷爲
之亦尙無害今以此三字並變从壽則非矣何也壽考之壽
在老部本作耇从老省畷聲今加又又誤作寸變爲壽以此
作壽考之壽已不成字又強使田形之畷語詞之畷畷誰之

畷三字槩從壽得聲非謬中之謬耶數訓敗者數本當作燿
說文卷四下友部云燿敗也从友畢聲商書曰彝倫攸燿當
故切卷三下支部云數解也从支畢聲詩云服之無數數厭
也一日終也羊益切二字絕不同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二燿
古文數見尙書雲漢詩云耗數下土箋云數敗也春秋鯀露
引作射與數通應訓厭毛詩古文則作燿故鄭訓敗也俗儒
不識字變畷作疇混燿入數皆非也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釋文曰殛紀力反或作極音同

鄭曰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與禹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冊府

元龜一百四卷帝王部訪問篇傳曰放鯀至死不赦嗣繼也廢父興子堯舜
之道疏曰嗣繼釋詁文

案曰鄭引傳云云者僖三十三年文襄二十一年傳亦云鯀殛而禹興也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釋文曰錫星歷反

傳曰天與禹洛出書也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敘疏曰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卽是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羲繼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爲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侯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僞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有此說

也此九類禹次第之當有成法可值應人盡知之而武王獨問箕子者五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已而問焉義當然也

案曰傳以九疇爲洛書又云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云云者漢書五行志載劉歆之說曰虛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經曰惟十有三祀至彝倫攸敘云云此武王問雒書于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初一日五行至畏用六極云云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廼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又以爲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

章相爲表裏歆之說如此論語河不出圖何晏集解載孔安國注曰河圖八卦是也是歆之說實本安國矣孔傳晉人假托于顧命河圖注云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而于此篇則以爲洛書蓋取歆說也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李鼎祚集解載鄭元注曰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也曰九篇六篇則不止八卦九疇而八卦九疇亦當在內蓋鄭學與孔劉家法本合其說宜無不同又鴻範五行傳曰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鄭注曰王謂禹也后君也祀年也禹始居攝爲君之年也帝舜也步推也上帝天也

帝令禹推演天道謂觀其得失反覆也休美也禹于是受舜之美令奉行之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于洛于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至是奉帝命而陳之也據此則鄭以洪範爲出于洛書說與劉歆合亦與孔傳合也但漢儒雖有圖書配卦疇之說未詳圖書何狀其亾久矣桓君山曰河圖洛書但有兆朕而不可知見桓子新論俗儒紛紛之論以五行生成圖爲河圖以太一下行九宮圖爲洛書所未詳也

初一日五行

馬曰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

釋文○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下卷

傳曰

九類一章以五行爲始

案曰馬云云者孔傳與馬同下文疏以天言簡要必無次第

初一日等禹之所加疏推傳義即馬義也鄭注殘闕無明文但傳每違鄭從馬此條鄭未必與馬同況鄭注繫辭云洛書有六篇其餘如此則鄭必以六十五字為皆洛書本文與劉歆同也說見下文五行稱行者白虎通五行篇云行者言為天行氣之義也播五行于四時迭相休王是為天行氣也

次二曰敬用五事案曰敬五行志及孔光傳引並作差則是漢人本如此又藝文志引此經而釋以進用五事云云藝文本之劉歆七畧則歆亦作差似為可從但鄭小雅小旻箋引此文作敬字其實蓋差乃敬字之誤也說文荷部荷自急敕也从艸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从艸艸與義善美同意又艸古文艸不省敬字从支而其左从艸類差遂誤為差以形相似也晉書作庶又因差而誤也

傳曰五事在身用之必敬乃善

次三日農用八政

鄭曰農讀為醲

尙書疏

馬曰食為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

釋文王

曰農食之本也故以農言之

尙書疏

傳曰農厚也厚用之政乃

成疏曰八政三德總是治民但政是被物之名德是在己之稱故分為二疇也

案曰鄭云農讀為醲者說文卷十四下西部云醲厚酒也鄭意訓農為厚也馬王主田農漢書張晏注同顏師古曰此說非也農厚也羞用義例皆同非田農之義也羞用之誤見上而農訓厚則是說文卷三上晨部作農从晨畋聲徐鍇曰當从句乃得聲隸變作農此字雖訓耕而卷十一上水部濃為露多引詩零露濃濃卷八上衣部襪為衣厚貌引詩何彼襪矣又醲為酒厚諸字皆從農得聲而亦兼取其義且古字多

同用則農訓厚可知傳多從馬王偶或從鄭違馬王此其一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

案曰協五行志作叶應劭曰叶合也師古曰叶讀曰叶和也攷說文第十三下協部云協同力也从三力協協叶叶皆協之重文協為同心之也从心協為同思之和从効从思協為眾之同和从効从十眾也叶為古文協从叶十叶亦古文从口六字實一字五行志叶特叶之訛耳而師古云讀曰叶謬矣偽孔作協五紀同為協用正與眾義合也

傳曰協和也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疏曰協和釋詁文天是

積氣其狀無形列宿四方為天之限天左行晝夜一周日月右行日遲月疾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則日行一度月則日行十三度有餘日月行于星辰乃為天之歷數和此天時令不差錯用五紀也日月逆天道而行其行又有遲疾故

須調和之

次五曰建用皇極

傳曰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疏曰皇大釋詁文極中常訓也王者所行無過不及用大中之道詩云莫匪爾極周禮以為民極論語允執其中皆謂大中也

案曰傳以皇極訓大中者漢書八十一卷孔光傳光日蝕對日書曰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又八十五卷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明王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于下日月理于上五事失于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應劭漢書注亦云皇大極中文選四十九卷于令升晉紀論注引宋均注尚書考靈曜

並同此漢人詁訓也再考極之訓中經典屢見本疏引莫匪爾極周頌思文文毛傳云極中也以為民極周禮六官序首皆有此文鄭注與毛同又商頌四方之極鄭箋文六年左傳陳之藝極十年以謹罔極杜預解並同說文卷六上木部極棟也从木亟聲徐氏云極者屋脊之棟也今人謂高及甚為極義出于此是以廣韻亦以極字兼中與至二訓然于皇極之極則先儒皆以為中無二訓也惟皇字漢人有異解五行志皇君極中建立也五行志說本伏生五行傳蓋五行傳直以皇極作王極故鄭彼注云王君也然白虎通號篇云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總美大稱也詩皇矣上帝又皇王惟辟傳並云皇大也箋云言大王者武王事益大是皇有大訓也伏

生乃今文之學非古文其說不盡可從鄭注傳與注經異義者多彼傳以皇作王自當訓君此經作皇鄭必不訓君也下文遵王王道方訓君耳

次六曰父用三德案曰父五行志作艾應劭曰艾治也師古曰說文卷一下艸部雙字注云冰臺也从艸父聲五蓋切此乃艸名雖古字多假借究非正體卷十二下刀部入字注云艾艸也从刀从一相交魚廢切又列字注云父或从刀此字既為艾艸亦非訓治之字惟卷九上辟部雙字注云治也从辟父聲虞書曰有能俾雙魚廢切此字正訓為治許慎引書本孔安國堯典作雙則洪範亦必作雙可知此字尚書屢見說文所引及洪範此文外堯典又有烝烝乂皋陶謨俊乂在官萬邦作乂禹貢淮沂其乂雲土夢作乂微子用乂雋斂洪範從作乂又用明乂用昏不明康誥用保乂民乃其乂民惟民其康乂乃非德用乂用康乂民又重句召誥其自時中乂亦敢殄戮用乂民洛誥曰其自時中乂多士保乂有殷君奭成乂王家保乂有殷用乂厥辟乂保乂有殷多方爾曷不來介乂我周王立政以乂我受民惟正是乂之茲乃俾乂康王之誥保乂王家呂刑率乂于民棗彝乂序乂書有成乂偽孔一槩皆作乂訓為治爾雅釋詁亦云

父治也蓋此字自魏晉以來俱以芟艸之字或艸名之字代之而正體雙字久廢不用古字多假借要亦無害鄭于俊父云智過百人爲父亦治意從作父則直訓治其鄭本之或作父或作艾雙則無攷矣惟萬邦作父鄭訓養詩小雅鴛鴦云福祿艾之毛傳云艾養也鄭箋同此蒙上烝民乃粒正當爲養僞孔亦訓爲治則非也

傳曰治民必用剛柔正直之三德

案曰應劭謂治大中之道用三德與傳不同傳是也

次七日明用稽疑案曰說文三卷下卜部卜以問疑也从口部木曲頭止不能上也古今切又稽部留止也从禾从尤音聲古今切卜本爲卜問字因與稽同音借作稽此經卜疑僞孔作稽疑是也稽考之稽亦當作卜亦以同音借作稽僞大禹謨無稽之言是也堯典稽古本當作禾以極于上而止有上同義也乃又借稽用之于是一稽字或作卜問或作稽攷或作上同其實本義惟留止彼三義皆假借也至郭忠恕汗簡卷下之一又云稽古文尚書作𠂔汗簡未可盡信當以說文爲正

傳曰明用卜筮考疑之事

案曰傳以稽訓攷者卜問亦是稽攷之事故也應劭曰疑事明攷之于著龜與傳合也

次八曰念用庶徵

鄭曰庶衆也徵驗也謂衆行得失之驗禮記二十四卷禮器疏

案曰鄭云云者庶衆經詁文孟康注五行志以休徵爲善行之驗是徵爲驗也下經言肅父哲謀聖則休徵應之狂僭舒急蒙則咎徵應之是衆行得失之驗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釋文曰嚮許亮反一音許兩反○案曰威史記作畏漢書五行志及

谷永傳並同

馬曰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史記宋

家集解○案曰馬注此條僞孔傳與之同應劭漢書五行志注亦同而裴駰史記集解采馬注脫去嚮勸人用五福六字

皇清集解 卷四十三 王光祿尚書後案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三
今以傳曰此已上禹所第敘疏曰自初一日已下至六極禹意增傳曰此已上禹所第敘疏曰自初一日已下至六極禹所第敘禹爲此次者五行諸事之本故爲初發見于人爲五事故爲二正身而後及人乃名爲政故爲三施人之政用天之道故五紀爲四順天布政則得大中故皇極爲五欲求大中隨德是任故三德爲六政雖在德事必有疑故稽疑爲七行事在于政得失應于天故庶徵爲八天監在下善惡必報故福極爲九皇極居中者總包上下也福極處末者顧氏云前八事俱得五福歸之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處末也五行不言用者萬物之本不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者總該九疇非數能盡也稽疑不言數者卜五筮二舉卜不兼筮舉筮不兼卜且疑事既衆不可以數總之也庶徵不言數者得爲五

休失爲五咎舉休不兼咎舉咎不兼休若休咎並言便爲十事本是五物不可言十也然福極善惡皆言者以沮勸在下故明言善惡也且庶徵雖有休咎皆以念慮包之福極嚮威相反不可一言爲目故別爲文也等行五事所以福五而極六者大劉以爲皇極若得則分散總爲五福若失則不能爲五事之主與五事並列其咎弱故爲六猶詩平王以後與諸侯並列同爲國風也咎徵有五而極有六者五徵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卽與咎徵常雨相類故以常雨包之爲五也傳言此禹所第敘不知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第是禹之所爲初一日等二

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爲火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爲火數也是故易說稱乾貞于十一月子坤貞于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夏至當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爲陰進八月爲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爲金數三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爲土數此其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于無著生于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亦是次之宜大劉與顧氏皆以爲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

案曰鄭云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傳亦云皆其生數者月令春其數八夏其數七中央土其數五秋其數九冬其數六鄭注數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云云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爲後木生數三成數八火生數二成數七金生數四成數九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八七九六者舉其成數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此與書注相發彼正義曰白虎通云行者爲天行氣也水訓準平均法則之稱言水在黃泉養物平均有準則也木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訓禁言秋時萬物陰氣所禁止也土訓吐言土居中總吐萬物也生物謂木火七八之數成物謂金水

九六之數則春夏生物秋冬成物故易繫辭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注云精氣謂七八遊魂謂九六是七八生物九六終物也洪範云云所以一曰水者乾貞于十一月子十一月一陽生故水數一二曰火者坤貞于六月未六月兩陰生陰不敢當午也三曰木者正月三陽生是建寅之月故次木四曰金者八月四陰生是建酉之月故次金五曰土者三月五陽生三月建辰之月辰爲土土王四季載四行又廣大故次土也水在北方者從盛陰之氣所以潤下從陰也火在南方者從盛陽之氣炎上從陽也木在東者東是半陰半陽曲直以陰陽俱有體質尙柔故可曲可直金在鹵方者亦半陰半陽但物既成就體性堅剛雖可改革須火柔之土在中者以其包

載四行含養萬物爲萬物之主稼穡所以養萬物也此亦與書正義相發經意兼合成數但本文惟舉生數故鄭云陰陽所生之次傳亦云皆其生數也逸周書卷三小開武解云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蒼位木四白位金五黃位土孔晁注云言其所順而動是亦言陰陽所生之次與洪範合也至于播五行于四時則月令木火土金水更相休王是爲相生遞王之次與此次不同春秋縣露卷十一五行之義篇云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

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董子言如此義各有取也又昭二十五年左傳正義洪範五行以生數為次六府水火金木土穀與洪範異者以相尅為次此又一義也

水曰潤下

案曰下古音戶釋文無音然炎上之上釋文有二音以此推之則下亦當有上去二音

王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

尚書疏

火曰炎上

釋文曰炎榮鉗反上時掌反又如字

王曰火之性炎盛而升上

尚書疏

傳曰潤下炎上皆言其自然

之常性

案曰王云云者睽象傳云火動而上澤動而下虞翻注即引此經以說是也

木曰曲直

傳曰木可揉使曲直

金曰從革

馬曰金之性從火而更可銷鑠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續漢書五行志劉昭注傳

曰金可以改更

案曰馬云云者上下文王孔注亦必本馬義木金土皆言其人事之作用也

土爰稼穡

王曰種之曰稼歛之曰穡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土可以種可以

歛疏曰鄭元周禮注云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然則穡惜也言聚蓄之可惜也上文水火木金有本性其稼穡以人

事爲名非土本性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六府以土穀爲二由其體異故也

案曰王云云者傳與王同疏引周禮注地官序官司稼注也說文禾部云穀可收曰穡收斂同義故斂之日穡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釋文曰鹹音咸

傳曰鹹水鹵所生苦焦氣之味酸木實之性辛金之氣味甘味生于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疏曰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爲鹵鹵味乃鹹說文云鹵鹵方鹹地東方謂之斥鹵方謂之鹵禹貢海濱廣斥是海浸其地使鹹月令冬云其味鹹其臭朽是也火性焚物則焦焦是苦氣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苦爲焦味也木生子實其味多酸五果之味雖殊其爲

酸一是木實性然月令春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月令秋云其味辛其臭腥是也甘味生于百穀穀是土之所生故甘爲土味月令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是也水火以下箕子所演陳禹所第疇名于上條列說以成之此章所演凡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言五者各爲人用書傳云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卽五材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謂之行者在天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案曰傳疏言五味專舉五行質性所成說猶未備物之鹹酸者甚多不獨斥鹵木實也木實之味亦不盡皆酸也苦不盡

由火燼辛不盡由鑠金卽木實之苦辛者多矣甘亦不獨在穀也胡氏渭云此節潤下等字仍當作水火等字解潤下作鹹猶言凡物味之鹹者皆屬水餘皆倣此月令春其味酸夏其味苦中央其味甘秋其味辛冬其味鹹鄭注云酸木之味凡酸者皆屬焉苦火之味凡苦者皆屬焉甘土之味凡甘者皆屬焉辛金之味凡辛者皆屬焉鹹水之味凡鹹者皆屬焉內經素問岐伯曰木生酸火生苦土生甘金生辛水生鹹是也昭元年左傳醫和曰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降生五味二十五年子太叔曰天生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天地之間只有陰陽二氣由二氣爲五行五行亦氣也於物最大由五行有六氣則陽屬金風屬土雨屬木晦屬水明屬火陰自

屬天不在五行之內

此鄭說見下文

其降生五味亦由五行而來子

太叔言五行于六氣之下正謂六氣爲五行之用耳杜預注云五味皆由陰陽風雨而生正謂由五行有六氣以成五味耳非六氣在五行之前也蓋五行萬物之本無所不包原以氣言義方廣大至其形質已成爲民所用謂之五材則已滯于一物矣潤下作鹹等雖取切于民用者言之其實潤下等字仍作水火等字泛說始得也

又案曰唐志曰五行見象于天爲五星分位于地爲五方行于四時爲五氣德稟于人爲五常用于人爲五材播于音律爲五聲發于文章爲五色而總其氣爲五行人稟五行之氣以生故于物爲最靈今考木爲歲星火爲熒惑金爲太白水

爲辰星土爲填星見漢天文志木臭羶火臭焦土臭香金臭腥木臭朽臭卽氣也見月令金色白木色青水色黑火色赤土色黃金聲商木聲角水聲羽火聲徵土聲宮見杜預昭元季二十五季傳解惟五常所屬天文志以仁屬木義屬金禮屬火知屬水信屬土宋儒皆從之而鄭以信屬水知屬土與天文志異乾鑿度孔子云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五常仁義禮信智是也萬物始出于震震東方之卦也陽氣始生受形之道也故東方爲仁成于離離南方之卦也陽得正于上陰得正于下尊卑之象定禮之序也故南方爲禮入于兌兌鹵方之卦也陰明事而萬物得其宜義之理也故鹵方爲義漸於坎坎北方之卦

也陰氣形盛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爲信四方之義皆統于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爲智道興于仁立于禮理于義定于信成于智五者道德之分也鄭說本此觀五事思屬土思曰睿則智爲土必矣

孟子智巧聖力之喻德必以智而成

又案曰初一日五行一節六十五字旣爲洛書本文則自一五行以下皆禹所推衍也然其中曰而曰汝曰乃者爲箕子告武王之辭若八政若五紀若福極疑但爲禹之語箕子無所附益其餘諸疇之中必多箕子所演說可知皇極一疇凡二百五十四字較他疇獨詳蓋洪範所重在此也傳疏旣以初一次二等爲禹所第遂謂一日水二日火以下直至六日

弱盡屬箕子之言而與禹無涉禹之文太少箕子之文太彘皆非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釋文曰貌本亦作貌視常止反

徐市止反思如字徐息吏反下同

鄭曰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

尙書疏○詩十二卷小雅小旻

疏傳曰貌容儀言詞章視觀正聽察是非思心慮所行

案曰鄭云云者詩疏引此注而解之云人先須貌嚴而後出言言從而後視明聽聰及思睿是人之明見在前故如彼次是也偽傳云觀正察是非卽下文曰明日聰句中之意此節但舉其目而已尙未及此傳非也

貌曰恭

傳曰儼恪

言曰從

鄭曰恭明聰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以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爲不乖刺也

尙書疏馬曰發言當使

可從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是則可從

案曰鄭云云者鄭意從不以己身言而指人從我馬孔並同鄭又恐人致疑而解之云彼從由于我是其義精矣文十四年左傳晉人納捷菑于邾邾人曰齊出纍且長宣子曰其詞順論語言不順是言有順義禮記孔子閒居氣志旣從鄭彼注云從順也是從有順訓鄭非不知而于此必爲此解者春秋彘露卷十四五行五事篇全引此經而釋之云從者可從

則與馬鄭合是先漢古義不可改也

視曰明

傳曰必清審

聽曰聰

傳曰必微諦

思曰睿

釋文曰睿悅歲反○案曰說文卷四下羽部翫字注云深明也通也从奴从目从谷省以芮切又睿字注云古文獻今偽孔作睿是古文也

鄭曰睿通于政事

詩二之二卷邶風凱風疏

馬曰睿通也

釋文○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王曰睿通也思慮苦其不深故必深思使通于微也

尚書傳

曰必通于微

案曰鄭馬王及傳云云者睿五行志作容而釋之云容寬也

班孟堅又引論語八佾篇孔子之言寬以解此經睿字之義

為寬大包容春秋繇露則直作容而釋之云容者言無不容

然鄭于此經仍作睿訓通伏生五行傳作容而鄭注云容當

為睿通也攷其實古文睿與容相似而誤也居上固主于寬

然容者或有未睿而真睿必無不容鄭義不可易也

恭作肅

鄭曰君貌恭則臣禮肅也

尚書疏○詩小雅小旻疏

傳曰心敬疏曰恭在

貌敬在心當緣恭致敬故貌恭作心敬也

案曰鄭云君貌恭則臣禮肅者鄭注無逸云恭在貌敬在心

注五行傳引說同疑古文恭只作恭不从心此云貌恭致禮

肅禮貌似一而傳以肅為心敬禮記樂記子夏對魏文侯云

肅肅敬也則肅卽敬而敬在心蓋鄭解此經謂君以外貌之恭致臣內心之敬臣事君以忠而說文心部訓忠爲敬此古義也傳出魏晉間猶知訓詁其改鄭致臣之義則非

從作父

案曰父詩小旻及箋所引皆作艾漢書五行志及王莽傳所引並同說詳上文

鄭曰君言從則臣職治也

尙書疏○詩小雅小旻疏

馬曰出令而從所以

爲治也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可以治疏曰下從則國治故人主

言必從其國可治也

案曰鄭馬父爲治釋詁文

明作哲

釋文曰哲之舌反徐之列反又之世反○疏曰哲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哲智也鄭本作哲則讀爲哲○案

曰說文卷七上日部哲字注云昭晰明也从日折聲旨熱切攷哲字此經及儀禮哲明行事皆當之舌反詩陳風明星哲哲小雅庭燎哲哲易大有九四象傳明辨哲也當之世反然其義皆同則音彼此互易皆可故釋文于此經並列二音據疏王肅作

哲則謬矣鄭作哲而讀爲哲訓昭哲與說文合僞孔與鄭同僞孔多從王背鄭此條獨從鄭不從王頗有可取至鄭小旻箋引此經作哲則以音同通用晉書亦作哲隋書作知則聲轉而誤也又此字上從手旁今俗有作木旁者說文無此字尤謬

鄭曰君視明則臣昭哲也

尙書疏○詩小雅小旻疏

王曰哲智也尙書傳

日照了疏曰視清審則照了物情故視明致照哲也

案曰鄭以哲爲昭哲者說文日部義也已見上五行志作哲

特以音同借用耳五行傳同應劭注五行志仍訓爲明不訓

爲智則非正作哲矣而王肅欲與鄭異遂改作哲且訓智攷

說文卷十下心部哲字注云敬也从心折聲陟列切此別是

一字卷二上日部哲字注云知也从日折聲陟列切又重文

哲字注云哲或从心今此經哲字雖讀與哲同而一从日訓

明一从心訓知文義俱異若作哲則與思睿之義相混鄭注

及僞孔與說文合得之又鄭注五行傳云慤瞭也鄭注春官敘官云瞭目明兒此經哲屬視義應作明鄭說爲長墨子卷十經上篇恕明也此卽慤字慤可訓明哲不可改慤

聰作謀

鄭曰君聽聰則臣進謀也

尚書疏○詩小雅小旻疏

馬曰上聰則下進其

謀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續漢書五行志劉昭注

傳曰所謀必成當疏曰聽聰則

知是非從其是謀必當故聽聰致善謀也

案曰鄭馬云聽聰則臣進謀者此董仲舒春秋繇露義應劭漢書注同也詳見下文

睿作聖

鄭曰君思睿則臣賢智也此所致皆是君致臣謂其政所致

也

尚書疏○詩邶風凱風疏○又小雅小旻疏

傳曰于事無不通謂之聖疏曰睿

聖俱通名聖大睿小緣其能通微因睿作聖也鄭元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言識事在衆物之先無所不通是名爲聖也此言人主行其小而致其大皆是人主之事鄭元謂此所致皆是君致臣案庶徵之意休徵咎徵皆肅乂等所致若肅乂等皆是臣事則休咎所致悉不由君矣又聖大睿小若君睿致臣智則智皆上于君矣何不然之甚乎此章所演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所致洪範本體皆據人主爲說貌總身口言之目視之耳聽之心慮之始于敬身終通萬事此五事爲天下之本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生之書也孔子太戊桑穀之

下云貌不恭之罰高宗雉雉之下云耳不聰之異皆書傳文孔取爲說則此次之意亦當如書傳也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于易東方震爲足足所以動容貌也鹵方兌爲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爲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爲耳耳聽聲也土在內猶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也

案曰鄭云君思叡云云者聖賢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也義已見益稷篇又義理之學自唐虞以至周初猶皆渾淪言之未暇精析是以本篇庶徵聖與蒙對多方與狂對秦誓言人之彥聖春秋文十八季傳季孫行父說八愷齊聖廣淵明允

爲誠周禮地官大司徒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平列諸文中若不別白人之齊聖不過飲酒溫克故臧武仲亦稱之直至夫子贊易以暨論語孟子益加推闡始知聖義獨大其實則在商代尙未及此義唐初古訓具存疏欲扶孔廢鄭強駁之其實鄭以聖義通於賢智正古義也鄭又云此所致皆是君致臣謂其政所致也者鄭又總說恭作肅以下一節之意也僞孔傳以肅又等以下屬君鄭以屬臣與僞孔傳異馬融注與鄭同禮記中庸篇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五事卽修身之道能以恭從等事致肅又等臣則其身之能爲肅又等不言可知矣此鄭義足以包傳意也毛詩小雅小旻篇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鄭彼箋云天下諸

矣雖無禮其心性猶有通明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心性猶有知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王何不擇置之於位而任之爲治鄭尙書注義實本此彼疏言禮法大行之日則比屋可封賢人衆多今雖無禮法於中猶有此五事者以五事乃人性行之能故其心性皆有此德此說尤精足以發揮鄭義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云恭作肅言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從作乂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作哲哲者明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聰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能辨下謀故事無失謀矣應劭注五行志聰作謀云上聰則下謀說皆與鄭馬合則知先漢古訓不可易也僞孔傳妄改鄭

義孔穎達附之反駁鄭云如肅乂等皆是臣事則休咎所致悉不由君愚竊謂鄭意原非謂休咎皆臣所致也伏生大傳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言之不從是謂不乂視之不明是謂不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思之不容是謂不聖鄭注曰肅敬也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乂治也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者也慤爲瞭也君視不明則是不能瞭其事也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者也容當爲睿睿通也心明曰聖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觀鄭此注則知鄭意未嘗不以肅乂哲謀聖爲君事也特欲見休咎君臣共致君當修身以取人故發此義穎達之駁妄矣

又案曰五事配五行諸說互異貌木言金視火聽水思土伏生董仲舒劉歆賈孟等之言災異班固之志五行鄭康成之注大傳及孔傳孔疏並同此說是也何以知之伏生等說本易八卦方位四正卦京房謂之方伯卦東震爲春爲木南兌爲秋爲

金北坎爲冬爲水南離爲夏爲火坤土寄王南位實中央五事分配之說卦傳云震動也兌說也坎陷也離麗也貌主動爲震言主說說字從言爲兌聽者耳有陷象爲坎視者光之麗于物爲離又云震爲足坎爲耳離爲目兌爲口耳目口固顯合而足亦貌之動也淮南精神曰耳目日月也離曰坎月離曰坎耳故耳目者日月也劉劭人物志劉昫注亦曰離曰坎耳視聽所由又云坎爲耳痛兌爲口舌注家云坎爲耳爲疾故爲耳痛兌得震聲故爲口舌又虞翻逸象云坤

爲思爲土坎爲虛爲入爲納離爲見爲明爲光是皆足以証伏生等說此外劉向則別爲一說攷庶徵恒雨乃貌不恭之罰劉歆以爲卽春秋大雨而劉向以爲卽大水旣以恒雨爲大水當貌不恭之罰則貌應改屬水矣王充論衡訂鬼篇云鴻範五行言火同氣故童謠爲妖言世謂童子爲陽故妖言出小童童巫含陽故大雩舞童暴巫又言毒篇云諺曰衆口鑠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鑠金金制于火火口同類也如劉向王充說推之旣以貌言改屬水火則當以視聽改屬木金惟思屬土仍伏生之舊耳此說在漢俗儒頗爲異論者誤以五事之次卽五行之次故也近人又衍其說云雨爲水易象坎爲雨雨與肅應則貌當屬

水陽爲火易象離爲火陽與火應則言當屬火木爲燠燠應
哲則視屬木金爲寒寒應謀則聽屬金云云不知坎本水也
借雨以爲坎象不可卽以雨爲水離本火也借日以爲離象
不可卽以日爲火况強本以爲燠而火位正南于時夏也反
不得爲燠強金以爲寒而水位正北于時冬也反不得爲寒
有是理乎然則謂貌言屬水火視聽屬木金者其說妄也其
後俗儒又別造一說云脾之發爲貌而主土肺之發爲言而
主金肝之發爲視而主木腎之發爲聽而主水心之發爲思
而主火此說因五藏所屬推得本之內經素問乃醫家之言
非洪範義月令五時祭各以一藏爲先乃以牲之藏配五行
之位而先祭之故正義引鄭駁異義云今文尙書歐陽說肝

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尙書說脾木也肺火
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
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尙書同鄭駁之云月令祭四時之
位以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
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却故祭先肝腎也脾
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
焉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上
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是鄭論醫病
之法當從今文尙書歐陽說不當從古尙書說但此旣是醫
病之法則與洪範之言理氣象數相爲配合者不同歐陽家
說以之療病則可以之說經則謬鄭意已顯然矣蓋相配與

相屬不同洪範以其形象之相配者言醫經以其氣質之相屬者言各有攸當不可強合而爲一至許慎所從之古尚書說則與諸家又俱不同而別爲一義乃以貌爲木言爲火思爲土視爲金聽爲水鄭既斥其與醫理不合若以治疾非死必劇則其與洪範不合又不待言五事配五行總以伏鄭爲定

又案曰五行之氣降生五材爲味色聲臭以養人之欲者凡民莫不用之聖人亦不能去然此氣之麤者也聖人終不以爲用也其不離乎氣而不雜乎氣者乃五行之精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見鄭中庸天命之謂性注故貌言視聽思所謂有物所謂形色也恭從明聰睿所謂有則所

謂天性也肅又哲謀聖踐其形盡其性也凡民莫不有五事而但用之于食味別聲被色之間至于恭從明聰睿固有之才則不能盡是不誠無物而五事皆虛器矣惟聖人敬用五事是謂能用五行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鄭曰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尚書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馬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

土以居民司寇主誅寇害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王曰賓掌賓客之官

也

尚書疏

傳曰食勤農業貨寶用物祀敬鬼神以成教司空主

空土以居民司徒主徒眾教以禮義司寇主姦盜使無縱賓
禮賓客無不敬師簡師所任必良士卒必練疏曰八政者人
主施政教于民有八事以用于民緩急而爲次也食貨祀賓
師指事爲名三卿舉官爲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事爲
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鄭元王肅皆謂官職卽如
其說自可皆舉官名何獨三事舉官也八政主以教民非謂
公家之事司貨賄掌公家貨賄大行人掌王之賓客其事如
周禮皆掌王家之事非復施民之政何以謂之政乎且司馬
在上司空在下今司空在四司馬在八非取職之先後也

案曰鄭云此數本其職先後之宜者大傳云八政何以先食
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所本也故先食貨所以通有無利民
用故卽次之食貨既足民生厚矣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次
祀王制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
興學故司空在司徒之先先教而後誅故司寇在司徒之後
德立刑行遠方賓服故次賓其有暴虐無道不率化者則六
師征之是其職先後之宜也鄭又以食貨等皆爲設官分職
解之者鄭意以政賴官以行八政皆官之所掌而或指其職
或稱其官號蓋錯舉以互見之馬王說皆與鄭同也傳以爲
主于政教不主官言疏附會傳強駁鄭皆非也攷周禮六官
曰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

司空周制損益唐虞夏殷而成孔穎達曲禮下疏云甘誓云六事之人鄭云周禮六軍皆命卿則三代同矣據此則三王同有六卿又引鄭注大傳云夏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則夏六官與周大略相同后稷天官司徒地官秩宗春官司馬夏官作士秋官共工冬官也今此經八政正是禹之所演宜爲夏制鄭于此經注云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卽據夏制言之國語周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又云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甞用失其官則后稷是官名堯典云女后稷播時百穀是掌民食之官也賈公彥周禮疏云堯初天官爲稷至試舜又改名爲百揆舜又命禹爲之至夏時仍爲后稷矣云雀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者司貨

賄屬秋官職闕無攷但在掌客掌訝掌交掌察之後當是專掌朝聘之貨賄鄭意當不謂此天官有太府玉府內府外府及職內職幣諸職鄭所云司貨賄當指此胡渭據陳櫟云八政在唐虞食貨合爲一面稷掌之禹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則食貨皆其所掌王制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蓋自古食貨皆掌于天官如此太府等皆天官之屬則周制亦因虞夏也云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鄭言秩宗舜時始置崔靈恩說同見通典則夏秩宗必沿虞制而此云若宗伯則借周制言之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也云司空掌居民之官者鄭言初堯冬官爲共工舜攝位舉禹治水改名司空以命之說苑淮南子後竝同詳堯典

復分爲共工與虞其後不知何時又合爲司空據王制殷有司空馬融注書序咎單作湯司空疑必因夏則夏有司空明矣鄭注大傳言共工蓋隨便言之周禮司空官以王制云司空執度地居民故知是居民之官也云司徒掌教民之官者司徒虞官夏因之周禮云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是也云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者周禮司寇爲刑官小宰職云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是也虞本號作士據此經則夏已改名司寇而大傳注仍云作士亦隨便言之云賓掌朝覲之官若大行人者借周制言之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義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云云以下備載朝覲之禮鄭彼注

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是也但不知夏時亦有大行人亦屬秋官否也云師掌軍旅若司馬者周禮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是司馬掌軍旅也禮記疏引鄭云堯時祝融爲司馬說苑又云堯時契爲司馬緯書又言棄爲司馬是唐虞本有司馬夏因而不改杜氏通典云高元孫之子微爲夏司馬是矣合而言之政有八官實六也夏制上因唐虞下亦略同周禮也其殷制則曲禮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

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疏云三王同有六卿此記所言上非夏法下異周典故鄭指爲殷禮然天官以下卽殷家六卿何者太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是也但周立六卿放天地四時而殷六卿所法則異太宰爲一卿象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地事但太宰旣尊故先列太宰并顯太宰之下隸屬耳然則虞夏殷周六官之制略相等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

傳曰歲所以紀四時月所以紀一月日紀一日疏曰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爲一歲所以紀四時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爲一日所以紀一日也

四曰星辰

鄭曰星五星也

尚書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案曰此非鄭注

馬曰星二十八宿

辰日月之所會也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二十八宿迭見以敘氣

節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疏曰二十八宿布于四方隨天轉運昏明迭見月令十二月皆紀昏旦所中之星孟春昏參中旦尾中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昏亢中旦危中季夏昏心中旦奎中孟秋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昏牽牛中旦觜中季秋昏虛中旦柳中孟冬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昏婁中旦氏中皆所以敘氣節也氣節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餘分爲十二月有二十四氣一爲節氣謂月初也一

皇清經解 卷四十五
爲中氣謂月半也以彼迭見之星敘此月之節氣也辰謂日月別行會于宿度從子至丑爲十二辰昭七年左傳晉侯問士文伯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也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會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右行二十九日過半月行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因謂會處爲辰則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十二會以爲十二辰卽子丑寅卯之謂所以紀日月之會處也鄭以爲星五星然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故傳不以爲五星也

案曰鄭以星爲五星雖見本疏及史記注但堯典疏云鄭康

成此注以星辰爲一則洪範不應異解周禮十八卷大宗伯疏謂鄭子堯典洪範皆星辰合釋則賈公彥所見本鄭與馬同亦以星爲二十八宿不指五緯疏及史記注皆不足據

五日歷數

王曰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也尙書傳曰歷

數節氣之度以爲歷敬授民時疏曰歷數算日月行道所歷計氣朔早晚之數以爲一歲之歷也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爲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右行循此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二十九日過半而月一周與日會每于一會謂之一月是一歲爲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爲日行天未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

爲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一次之內有節氣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歷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既得氣在之日以爲一歲之歷所以教授民時也五者皆所以紀天時故謂之五紀不言時者以歲月氣節正而四時亦正時隨月變非歷所推故不言也

案曰王及傳疏云云者歷數雖與歲月日星辰並列爲五其實卽是布算推測一歲日月所行及星辰限度上協天行以下協民事非歲月日星辰外別有所爲歷數也分至啟閉紀于歲者也察之日躔發斂朔望朏霸紀于月者也察之日月相推交道表裏永短昏昕紀于日者也察之晝夜刻漏出入

里差列星見伏昏旦中星日躔月逡所在紀于十二辰者也察之十有二次及衆星與黃赤道相直贏縮遲疾進退消長之微紀于歷數者也察之圭槲隨時測驗積微至著修正不失分謂春分秋分至謂冬至夏至啟謂立春立夏閉謂立秋立冬是爲八節夏至日極北以後漸向南至秋分南北中至冬至而南極極則復向北至春分而中夏至而復北極自南而北爲斂自北而南爲發發斂一終爲一歲故分至啟閉紀于歲也朔謂月一日日月合朔也望謂月十五日月滿與日相望也朏从月出月未盛之明也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是紀于月之盈虧消息者也永謂仲夏晝長短謂仲冬晝短昏者日入三商爲昏昕者旦明日將出也晝

長宵短晝短宵長以昏昕爲度是紀于日之見沒者也列星見伏者見謂見于東方詩云三星在天毛傳云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是昏見也國語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昭四年左傳鹵陸朝覲是皆謂旦見東方也伏者日躔其宿則其星隨日鹵沒而不見若夏小正云參月參則伏傳曰伏者非也星無時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是也昏旦中者若月令孟春昏參中旦尾中之屬中謂正南方之中也日月躔遠者躔謂行歷其次遠謂行過而退若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鄭注日月會于陬訾仲春日在奎注日月會于降婁之屬然則列星見伏昏旦中紀于星日月躔遠紀于辰今併言

星辰者辰卽列星之分爲十二次者故經合星辰爲一也贏謂行疾而前侵縮謂行遲而不及日日行一度歲一周天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十七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一十四而一周天日月交會之後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月一周天之外又行及日而一會是其常也但日月之行皆有遲有疾故有二十九日不及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一會者亦有過乎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一會者必審乎此而後可定月之大小也今歷或兩三月相仍皆大或兩三月相仍皆小是日月有贏縮也日月在天必假恆星以識其躔舍而恆星約六十九年有餘而右移一度故日發斂一終而成歲冬至起乎此仍復

乎其所而星則稍移是謂歲差故歲功終古不忒而星之見
伏昏旦中歷久必變歷家必隨時修改以示民不可執古以
例今也恆星歲行萬四千一百九十三分度之二百有四計
六十九年二百有十日而行一度二千一百一十七
年二百五十一日而行一次二萬五千
四百一十二年九十日而右旋一周若土木火金水五星
則止以占變與歷數無關故不及之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傳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疏曰皇大也極
中也此疇以大中爲名故演其義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
大中教民論語允執其中謂此也

案曰五行傳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鄭注曰王君也不名體
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人法天元氣純則不

可以一體而言之也天變化爲陰爲陽覆成五行經曰歷象
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
道于人爲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爲政則
是王君出政之號也極中也建立也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
事爲中和之政也王政不中則是不能立其事也鄭此注解
立中之義與僞孔合也惟因五行傳作王從訓爲君其注洪
範必仍作大立其有中也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案曰敷宋世家
作傳古字同用

馬曰當斂是五福之道用布與衆民史記宋微子
世家集解傳曰斂是

五福之道以爲教用布與衆民使慕之疏曰五福生于五事
五事得中則福報之斂是五福之道指敬用五事也不言敬

用五事而云斂是五福者福是善之見者故以勸民

案曰馬以敷錫訓布與者說文寸部云專布也釋詁云錫賜也說文勺部云与賜与也是也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

馬曰以其能斂是五福故眾民于汝取中正以歸心也史記宋微子世家

傳曰君上有五福之教眾民于君取中

案曰馬以于為取七月詩毛傳文

錫汝保極

鄭曰又賜女以守中之道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與君以安中之

善言從化疏曰保訓安也既得中則其心安之君以大中教民民以大中嚮君是從君化也

案曰鄭云又者眾民不但于汝取中又賜汝以守中之道承

上而言故云又也民之于上而言錫者錫上下通稱如師錫

帝曰禹錫元圭皆下錫上也鄭以保為守者周禮小祝云有

寇戎之事則保郊哀元年左傳云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

稽皆謂保守是保為守也偽傳訓安義亦通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釋文曰比毗志反

傳曰民有安中之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比周之德惟天下

皆大為中正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

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釋文曰羅馬力馳反又來多反好呼報反○疏曰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此傳不以德為義定本無德疑衍字

王光祿尚書後案

也○案曰猷即猶字凡字左形右聲者多則作猶為正俗乃分之以猶為如猷為謀非也困學紀聞載大傳所引洪範文協作叶說已見前羅作麗史記作離攷羅本俗字說文卷七下网部在新附中不可入經此字只當作離詩魚網之設鴻則離之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是也易彖傳云離麗也周禮以入辟麗邦瀆注云麗附也杜子春讀為羅然則離麗羅同也詩又云逢此百羅而釋文云羅本又作離則羅乃後人妄改耳時人下不當有德字史記亦無德字

馬曰凡其眾民有謀有為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史記宋微子傳曰民哉有道有為有守汝則念錄敘之凡世家集解

民之行雖不合于中而不羅于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則與之爵祿不合于中之人汝與之福則是人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勉進疏曰戢斂也因上斂五福故傳以戢言之戢文兼下三事民能斂德行使其身有道德才能有所施為用心有所執守如此

人者汝念錄敘之宜用為官也不合于中不羅于咎是中人已上故皆可進用以大法受之大法謂用人之法取其所長棄瑕錄用也安汝顏色以謙下人此不合于中之人言曰我所好者德也是有慕善之心汝則予之爵祿以長進之則是人此其惟大中之道為大中之人苟卿書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信矣

案曰馬以猶為謀者釋詁文云有所趣舍者有猶有為是有所趣有守是有所舍也傳以皇為大說已見前則為法釋詁文而為汝者中庸抑而強與鄭注而言之言女也是也康為安亦釋詁文錫之福傳以為與之爵祿者下文雖錫之福鄭以為與之爵祿是傳與鄭合也此節依傳疏分作兩等人上

人則念之中人以上則受之而假以顏色引納其言且錫之福以誘進之也

無虐斃獨而畏高明

釋文曰無虐馬本作凶侮斃岐局反畏如字徐云鄭音威○案曰宋世家作毋侮鰥

寡困學紀聞載大傳所引洪範文作毋侮矜寡矜古通鰥皆與馬本同當係古文本如此今晚晉本乃後人妄改也

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斃單無兄

弟也無子曰獨單獨者不侵虐之寵貴者不枉法畏之疏曰此經皆是據天子無陵虐斃獨而畏避高明寵貴者顧氏亦以此經據人君小劉以為據人臣謬也

案曰馬以高明為顯寵者者揚雄解嘲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是高明為顯寵者也下文高明柔克馬注以君子言與此同文異解也不侵虐單獨者不畏顯寵者所謂柔亦不如剛

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者也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

能使其有奸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釋文曰其行如字徐下孟反○案曰王符潛夫論卷二思賢篇

引此經人之有能三句羞作循未詳邦史記作國潛夫論及許冲進說文上書引此經並同

王曰使進其行任之以政則國為之昌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功

能有為之士使進其所行汝國其昌盛凡其正直之人既當以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如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奸于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疏曰功能有為之士謂已在朝廷任用者也使進其行者或以言語勞來之或以財貨賞賜之或更任之以大位如是則其人喜于見知必當行自進益國其昌矣凡其正直之人皆謂臣民有正直者爵祿所設

正直是與已知彼人正直既當以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言非徒與官又當數加燕賜使得其歡心也彼喜于知己荷君恩德必進謀樹功有好善于國家若雖用爲官心不委任禮意疎薄更無恩紀必將奮衣而去不肯久留改言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于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

案曰王以羞爲進者釋詁文傳以正人爲正直之人者此經上下所言臣民皆指其德不指其官則正人自是正直之人也傳又以富爲以爵祿富之者周禮太宰職云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二曰祿以馭其富鄭注謂班祿所以富臣下引此經爲證是也又以穀爲善道接之者毛詩小雅黃鳥云此邦之人不我肯穀傳云穀善也鄭箋云不肯以善道與我是也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賜之以爵祿其動作爲汝用惡謂

爲天子結怨于民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于其無好德之人汝雖

與之爵祿其爲汝用惡道以敗汝善疏曰無好對有好有好

謂有善無好德謂性不好德之人定本作無惡誤耳

案曰鄭云無好于女家之人者蓋史記本無德字鄭本亦無德字而以于其無好女爲句上文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云云責君當備禮以來賢也此于其無好汝云云戒君之用非其人也君之待臣既富方穀恩義備矣可謂能使有好于而家矣而爲臣者仍無好汝則非賢可知然則無好汝者乃實不能有好于而家之人故鄭云云也詩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鄭箋云示當作寅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周之列位言惟賢是用無好于汝家則不可用潛夫論既引上文人之有能云云而申之云先王爲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于人德稱其位亦此義也云爲天子結怨于民者月令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是也僞傳妄增德字改易鄭義疏曲附之皆非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

釋文曰陂音秘舊本作頗音普多反○案

無頗聲不協詔改爲無偏無陂冊府元龜天寶三載勅曰典謨既作雖曰不刊文字或訛豈必相襲朕聽政之暇乙夜觀書匪徒閱于微言實欲暢于精理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陂遵王之義三復茲句常有所疑據其下文並皆協韻惟陂一字實則不倫又周易泰卦无平不陂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別爲陂則亦會意爲頗則聲不成文應由煨燼之餘編簡墜缺傳授之際差舛相沿原始要終須有刊革朕雖先覺兼訪諸儒僉以爲然終非獨斷其無偏無陂字宜改爲陂庶使先

儒之義去彼膏盲後學之徒正其魚魯仍宣示國學主者施行文苑英華亦載此勅是孫述仲但陸氏釋文成于貞觀陂音秘云云雖陸氏原本亦有之恐是後人所加也東吳顧氏曰周禮肆師治其禮儀以佐宗伯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今考之漢孔耽神祠碑竭凱風以周禮注儀義二字古皆音義以蔣君碑感慕詩人蓼蓼者儀並以儀爲義也衛尉卿衡方碑感痛吳天之凱風悼蓼蓼之助勞司隸校尉魯峻碑悲蓼蓼之不報儀作義古皆音義詩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髮彼兩髦實惟我儀之矣矢靡他又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又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又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又其告維何蓬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又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穆天子傳黃澤謠黃之隄其馬飲沙皇人威儀管子弟子職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劉向說苑食則有節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揚雄太元經陽氣祀施不偏不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韓勅孔廟禮器碑上合紫臺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儀儀皆音俄自中山王文本賦載重雪而捎勁風將等于二儀始與枝雌知斯爲韻顧說近是辨見下

傳曰偏不平陂不正言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民

案曰蔡邕石經及尚書舊本皆作無頗唐明皇帝據周易改
陂然楚辭修繩墨而不頗王逸注頗傾也易曰無平不頗是
古易本作頗乃反據改壞之易以改無誤之書何也但此詔
及匡謬正俗義皆作誼此則又是明皇以後人改史記呂覽
引皆作義亦皆後人改鄭眾周禮注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
所謂義為誼誼从宜聲而宜古音魚何反正與頗協有何不
倫邪傳以遵為循釋詁文呂覽卷一貴公篇引此經高誘注
云義法也據傳云云是治民之法也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釋文曰好呼報反惡

韓非引有皆作或詳多士說文卷十二下女部曉人姓也从女
丑聲商書曰無有作好呼到切姓當作性或傳寫誤或古字通
凡入之性每多所改今驗之人猶然求其然無所改者千百
無一二故曰人性也此部中別出好字則注云美也从女子呼

皓切玉篇卷上女部好字注云呼道切美也又呼導切愛好也
姪字注云呼道切姓也亦作好是直以美好愛好併為一字而
改字則直以為姓氏矣其卷下子部又別載野字注云古文好
字皆非也周伯琦六書正譌卷四野字注云愛而不釋也从女
丑聲書曰云云又姓別作好乃呼皓切是亦誤以性為姓氏而
竟以好為好之重文亦非也竊謂好字許慎直以人姓釋之非
以愛好為正訓人姓為旁義如果係姓氏而引書作證何憤憤
至此若美好字果與好同物則又何庸別出故知姓乃性也至
石鼓文从女从好時鼎从好皆是美好與好無涉而惠棟乃云篆
文女字似丑故或从丑或从女文之異也意以好是一亦非
當從說文為定

馬曰好私好也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言無有亂為私好惡動必

循先王之道路

案曰馬及傳云私好者呂覽引此經高誘注同此漢義也彼
注又云私好鬻公平于曲惠也作惡擅作威也韓非子卷二
有度篇云先王之法曰臣母或作威母或作利從王之指母

或作惡從王之路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荀子卷一修身篇引此經而云此言以公義勝私欲也意皆與馬及傳合又荀子卷十一天論篇云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爲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慎子有見于後無見于先老子有見于訕無見于信墨子有見于齊無見于畸宋子有見于少無見于多有後無先則羣衆無門有訕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無多則羣衆不化書曰云云此之謂也此言道貴中不貴偏乃斷章取義其實作好作惡是黨私害公不但畸偏與荀子意異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釋文曰平平婢辭反○案曰平平當作采

采皮莧反平聲則皮延反也采與平相似易譌堯典已詳辨之矣知此亦是采誤爲平者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贊引此作王道便徐廣云一作辨是則與堯典平章平秩等僞孔本作平鄭本作辨史記引作便者同以相比況知此亦當作采也

鄭曰黨朋黨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蕩蕩言開闢平平言辯治

案曰鄭云黨朋黨者孔安國論語注以黨爲相助匿非又以爲助私是有朋類也傳以蕩蕩爲開闢非也呂覽引此經高誘注云蕩蕩平易也引詩魯道有蕩以證詩毛傳亦云蕩平易與高誘合也平平辨治毛詩采菽傳義攷詩云平平左右釋文以爲韓詩作便便是與史記引此經作王道便便者同然則今本毛詩作平平者亦誤其古本必作采采與此經同也又襄十一季左傳引詩作便蕃左右服虔注云辯治不絕之貌與詩毛傳合且僞孔作平平亦訓辯治改其字不能改

其義也墨子卷四兼愛下篇云兼愛者周詩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此文武兼也此所引下四句小雅大東文而與洪範合爲一蓋所傳本異其義則同也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馬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言所行無反道

不正則王道平直

案曰馬云云者說文又部云反覆也人部云側旁也覆則反道旁則傾側也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鄭曰會其有極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爲臣也歸其有

極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言會其

有中而行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此節當與五事之肅父哲謀聖例解之蓋能會聚有中之人用之則必能會其有中而行之已在先矣臣就有中之君而事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益可知矣鄭說足以該傳義也

曰皇極之敷言

案曰篇中皇極字大傳作王極史記則皆作皇

且據馬注王不連極爲義自當

以史記作王爲孔作皇非也

馬曰王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

曰者大其義言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

案曰馬云王者當盡極行之不以極字連王為解者以下文
言凡厥庶民極之敷言與此王極之敷言語意相似則此王
與下民對故以為王者當盡其極行之不作九疇之皇極解
也

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案曰下訓字史記作順偽孔欲解上訓為
順遂改下順亦為訓使同字同義且改下
文是順亦為是訓攷史記五帝本紀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
字索隱曰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訓順也言聖德能順人也
徐錯說文繫傳曰訓者順其意以訓之故得為順偽孔之改似
亦可通然馬注上句為教訓下句為順天則與史記合訓雖通
順而此經却異文
異解偽孔非也

馬曰是大中而常行之用是教訓于天下于天為順也史記
子世家
集解傳曰不失其常則人皆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于人
乎

案曰馬以彝為常釋詁文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

馬曰亦盡極敷陳其言于上也史記宋微子
世家集解傳曰凡其眾民
中心之所陳言

案曰馬以極為盡極說已見上傳以為中心非也

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釋文曰近附近之近○案曰
此訓字史記亦作順當久之

王曰民納言于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近猶益也順行民
言所以益天子之光史記宋微子
世家集解傳曰凡順是行之則可以
近益天子之光明

案曰王孔訓近為益者說文卷二下辵部近附也久辵斤聲
渠遘切增韻親也近之也若指遠近定體則巨謹切別為一

音毛晃曰凡遠近之近上聲附近之近去聲附近有傳益之義論語附益之孟子附之以韓魏之家趙岐曰附益也故近得爲益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王曰政教務中民善是用所以爲民父母而爲天下所歸往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言天子布德惠之教爲兆民之父母是爲

天下所歸往不可不務

案曰王注云云者政教務中承皇極之敷言三句義民善是用承凡厥庶民四句義益用中于民樂取人善乃作父母之實也王又訓王爲往者韓詩外傳卷五云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白虎通風俗通及宗邑獨斷說皆與詩外傳略同

春秋繁露卷四滅國上篇云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羣能使萬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羣者無敵于天下又卷十深察名號篇云深察王號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德不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于王漢書卷三刑法志云歸而往之是爲王矣說文卷一上王部云王天下所歸往也三畫連其中三者天地人參通之者王以上諸文皆與王注合此先漢古義也然經旣言天子又言爲王者易緯乾鑿度孔子說君人之號云王者美行也

天子者爵號也逸周書卷九太子晉解云善至于四海曰天子達于四荒曰天王此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操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

鄭曰正直中平之人詩四之三卷鄭風羔裘疏傳曰能正人之曲直

案曰鄭云正直中平之人者對下剛而能以柔克柔而能以剛克是去偏歸中此則自然不偏故為中平也傳云能正人之曲直者襄七年傳公族穆子引詩好是正直而釋之云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杜注云正直為正正已之心正曲為直正人之曲故孔傳取以解此經與下剛克柔克不貫不如鄭義之密且遺却正直為正而但言正人曲直亦非也

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鄭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強柔則弱此陷于滅亡之道非能也三德人各有一德謂人臣也尚書疏○詩四之三卷鄭風羔裘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馬曰克勝也釋文王曰剛能立事和柔能治尚書疏傳曰剛克剛能立事柔克柔能治三者皆德

案曰鄭以克為能釋言文剛而能柔云云者詩商頌長發云不剛不柔敷政優優昭二十季左傳云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是也詩羔裘疏既引鄭此注而又申其義云正直者謂不剛不柔每事得中也剛克者雖剛而能以柔濟之柔克者雖柔而能以剛濟之故三者各為一德是也鄭又以三

德爲人臣者上文又用三德是言君之治民當用三德之人以治之則三德當屬臣言傳以爲人君自有之德非也馬王云云與鄭同也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

釋文曰燮息協反○案曰燮史記作丙未詳

鄭曰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尚書傳曰世平安用正直治之友順也世彊禦不順以剛能治之燮和也世和順以柔能治之疏曰釋訓云善兄弟爲友友是和順之名故爲順也燮和也釋詁文此三德者人君之德張弛有三隨時而用之王肅意與孔同鄭元以爲人臣各

有一德天子釋使之與孔不同

案曰鄭云三德擇使之者蓋天子無職用人其職而天下之德才質不齊大約有此三等故隨其時地所宜用之若人君自有此三德而隨時以協于極此義已在皇極一疇中矣鄭說是傳非也安平之國云云者周禮大司寇職云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刑新國用輕典也約以此經平康爲平國正直爲中典彊弗友爲亂國剛克爲重典柔克則輕典也雖出治不專用刑而隨宜用人正相類也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案曰潛左傳史記並作漸

馬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高明君子亦以德懷也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

曰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謂天言天爲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疏曰文五年左傳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是言天亦有柔德不干四時之序也地柔而能剛天剛而能柔故以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執柔以納臣也

案曰馬云云者此節鄭注已亡馬注主治人言與上文鄭注意一貫當是也月令云季春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是沈陰同義故云沈陰也詩潛雖伏矣是潛伏同義故云潛伏也陰伏之謀云云者易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傳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文言傳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

其所由來者漸矣是也沈陰潛伏積漸使然故潛或作漸義亦通也君親無將將而誅公羊莊三十二季傳文引以證亂臣賊子當使剛能之人誅治之也云高明君子亦以德懷者亦上爻友柔克也然則沈潛剛克亦承上彊弗友剛克言之從可知也文五季傳甯嬴引商書云云杜預云沉漸猶滯溺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已本性乃能成全也據杜意是言滯溺之人易至優柔故須以剛自克亢爽之人易爲剛斷故須以柔自克但上文鄭注以剛克柔克主治人杜乃以爲自克既與鄭違且鄭以剛克柔克爲剛而能柔柔而能剛是已成之德今言滯溺者亢爽者云云是其德未成猶待修治非經稱三德之意且此德非可以用矣彼文又云天

為剛德云云者彼乃甯嬴因陽處父性質純剛必當賈禍故
言天猶順四時之序而不違況人豈可剛愎自用如此耳傳
因此遂以高明為天沈潛為地又生出臣正君君納臣支贅
皆非也漢書敘傳云孝元翼翼高明柔克彼亦言君德乃斷
章取義不可泥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釋文曰辟徐補亦反○案曰說文卷九上辟部云法也久已

辛節制其臯也
久口用法者也

鄭曰此凡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

食備珍異也

公羊傳十七卷成元年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馬曰辟君也玉食美

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王曰不言王關諸侯諸

侯于國得專賞罰

尚書疏

案曰鄭云凡君抑臣之言者凡是最括之詞鄭以辟兼天子

諸侯與馬王同也王制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

其君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是諸侯得爵命大夫周公誥康

叔云敬明乃罰是得專刑罰玉藻諸侯朝服以食特牲三俎

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是得備珍異也馬

云辟君也者釋詁文不言王者關諸侯也者辟是天子諸侯

通稱坊記云土無二王若王則專謂天子今不言王言辟故

關諸侯漢書注引韋昭說同也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

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釋文曰頗普多反僻匹亦反僭子念反忒他得反○案曰蔡邕

石經凶上復有一而字

鄭曰害于女家福去室凶于女國亂下民

公羊傳成元年疏

馬曰武

惡也

釋文

王曰大夫稱家言秉權之臣必滅家復害其國也

尚書

疏

案曰鄭以而為汝者說見上文又論語且而從辟人之士史記高祖本紀此非而所知陳平世家而反明矣曹參世家若試私問而父齊悼惠王世家顧而父知田耳是也馬云武惡也者昭二十五年杜注慝姦惡也說文無慝字古以武為慝也王云大夫稱家者周禮家宗人家司馬謂大夫采地是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

案曰說文卜以問疑也久口卜讀與稽同書云叶疑古今切今作稽是後人

改筮本作籒俗省也

鄭曰言將攷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為卜人筮人

尚書疏

傳曰龜

曰卜著曰筮攷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命以其

職疏曰龜曰卜著曰筮曲禮文

案曰鄭以稽為攷者易履上九視履攷祥虞翻訓攷為稽故得轉相訓說文卜部叶與稽同也傳云龜曰卜著曰筮者說文卷三下卜部云灼剝龜也象灸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縱橫也卷五上竹部云籒易卦用著也从竹从彳籒古文巫字是龜曰卜著曰筮也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十五占用

二衍忒

釋文曰霽子細反蒙武工反徐亡鉤反驛音亦衍以淺反○疏曰鄭元曰云云霽聲近蒙○案曰霽當作濟蒙

當作霽驛當作團在霽之上悔當作舛古下當有之字忒當作資十五占之用句二衍資句偽孔刪改其字倒其次又亂其句詳下

皇清經解

卷四十五

王光祿尚書後案

五

鄭曰十五占之用謂雨濟圉霽克也二衍貢謂貞卦也將立
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
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兆
之光明如雨止雲氣在上者也圉者色澤而光明也霽者色
不澤鬱冥冥也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
外卦曰悔悔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貢也尚書疏
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五卷○陳櫟書傳纂疏四卷○劉三
吾等書傳會選四卷○詩五之二卷齊風載驅疏○周禮二
十四卷春官太卜疏○爾雅五卷釋天疏○賈昌朝羣經音
辨四卷○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
○困學紀聞二卷○馬曰占用二占筮也釋文王曰霽天氣下地
○漢制攷四卷

不應闇冥也圉霍驛消滅如雲陰也克兆相侵人也十五者
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

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七
五卷○劉三吾等書傳會選四卷

傳曰雨龜兆形有似雨者霽有似雨霽者蒙陰闇驛氣落驛
不連屬克兆相交錯五者卜兆之常法內卦曰貞外卦曰悔
凡七十筮之數疏曰灼龜爲兆其豐拆形狀有五種說文云
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下詩云零雨其蒙蒙是闇義
故以蒙是陰闇驛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疎之意雨霽既相
對則蒙驛亦相對也克謂兆相交錯蓋兆爲二拆其拆相交
也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爲土立者爲木斜向經者爲金背經
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此五
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僖十五季左傳云
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吳下艮上說卦云與

爲風艮爲山其占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也爻從下起下體爲內上體爲外下體爲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爲貞言下體是其正悔之言晦晦是月終言上體是其終也下言正見上不正上言終見下爲始也卜五占用二衍忒孔不爲傳鄭斷用從上句二衍忒指筮事王云卜五者卜多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衍忒者推衍爻義卜五占二其義當如王解其衍忒宜總謂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獨筮衍而卜否也

案曰鄭云云者此節之文諸本互異說最糾紛當以鄭爲正也五兆之名宋世家霽作濟蒙作霽徐廣曰一作被驛作涕徐曰一作洩裴駰曰尙書作圉裴引鄭注與今本不同者濟

圉霽鄭周禮春官太卜注引與今本不同者濟圉蠱而皆以驛在蒙之前翫此經疏則鄭王皆以霽爲蒙圉爲驛又詩載驅箋古文尙書以涕爲圉疏云洪範卜兆有曰圉古文作涕今文作圉賈逵以今文校之定爲圉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圉于古文則爲涕合而論之霽作濟者釋天云濟謂之霽是濟霽通也蒙作霽者說文卷十一下雨部云霽地氣發天不應霽籀文霽省然則霽霽是一鄭讀若蒙而卽改爲蒙則非矣

雨部又有天氣下地不應曰霽爾雅乃互易之天氣下地不應曰霽地氣發天不應曰霽王肅從爾雅與說文不合恐非而今俗刻史記又誤霽爲霧爾雅設霧爲霧霧乃俗字說文所無徐鉉張有皆已辨之其作蠱者

音近而假借作被者被古音平賀反音轉而譌也驛作圉者說文卷六下口部云圉回行也从口畢聲尙書曰圉圉升雲

半有半無讀若驛羊益切蓋古文作悌太迂故賈逵作圉許慎書傳孔氏又攷之于達其說宜從僞孔乃因其讀若驛而卽改爲驛妄矣其作涕者篆立心與水相似讀者失之故誤從水見鄭氏易注作洩者又因涕而誤也圉在雩上亦宜從原第也悔作𠂔者說文卷三下卜部云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爲贄一曰鼎省聲京房說陟盈切𠂔易卦之上體也商書曰貞曰𠂔从卜悔聲荒內切許慎引書固爲可信况貞从卜則𠂔亦宜从卜後人混作心部之悔𠂔字遂廢不用鄭本必作𠂔與說文同也占下史記有之字鄭云卜五占之用謂雨濟云云者言卜之兆象有此五者爲占者之用也然則鄭作用字句絕與史記合僞孔刪之字而連下二字爲句非也釋文謂馬

亦讀占用二注云占筮也是以占屬貞𠂔矣鄭不從者說文云占視兆問也从卜从口則占本爲占卜兆故周禮占人掌占龜又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墀但兆卦皆有籀詞皆須推究故卜筮可通稱占若占人云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儀禮士冠云筮人還東面旅占是筮卦亦得云占此經占與衍貢對舉則占爲占卜兆衍爲衍卦不得以占爲筮鄭讀是馬非也忒作貢者易豫彖曰四時不忒京房忒作貢管子曰如四時之不貢月令無或差貸貸卽忒也呂覽正作忒張參五經文字云貸相承或借爲貢字是貸貢通漢張表碑苛忒字作荷恁此其證也此經鄭作貢正依古文也鄭云雨兆之體氣云云者鄭占人注體兆象也色兆氣

也是占視體氣也濟如雨止者郭璞釋天注今南陽人呼雨止爲霽濟卽霽也蒙驛傳以連與斷相對鄭作圍雩以明與闇相對王與傳同鄭義是也詩載驅首章言齊子發夕次章言齊子豈弟則豈弟自當爲發夕之類此本刺文姜會齊襄公行淫亂之事豈得加以愷悌樂易之美名故鄭以豈爲闇弟爲圍圍明也上言發夕謂初夜卽行此言開明謂侵明而行往會襄公此古義也圍訓明正與雩對晚晉人妄改爲落驛以對蒙但蒙暗之象昏昧已極不但連而已豈得以對稀疏落驛卽絡繹詩會同有繹正連屬意豈得爲不連卽說文以圍爲升雲半有半無亦是光明狀與鄭合豈不連乎司馬貞因史記誤涕遂云如泣涕相連狀不但非鄭光明意且傳云不連司馬云連正與相反尤謬克傳云兆相交

鄭云如禘氣色相犯王與傳同鄭是也說文克本訓肩能勝此物爲克則我能勝彼亦爲克易曰大師克相遇莊十一季傳得雩曰克並無交義當從鄭爲禘氣相犯也周禮眡禘掌十輝一曰禘先鄭注禘陰陽氣相侵是也鄭又云卦象多變故言衍貢者繫辭上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鄭注云衍演也合天地之數演而用之十有八變而成卦又云爻者言乎變者也又云參伍以變詩大雅瞻卬云鞠人忮忼毛傳云忼變也爾雅釋言云爽忼也孫炎曰忼變雜不一說文卷六下貝部貢字注云从人求物也从貝弋聲他得切此經無取从人求物而作貢者音同假借耳其正體忼字在卷十下心部注云更也从心弋聲他得切訓更則有變義與毛傳

合故鄭以衍忒爲因卦象之變衍之也僞孔雖從馬王以占用二爲一句然馬衍貢句注已亡王則仍以衍貢專屬筮與鄭合而疏妄推僞孔意遂以衍忒總指卜筮尤非也

又案曰疏以龜兆有金木水火土之象不知與雨霽等同異如何是疑五者不知孰爲金孰爲木孰爲水火土也攷占人體色墨垢四事太卜注以色卽雨霽等則雨霽等非體故賈疏以體爲金木等此疏混色入體已覺小誤但未強作分配耳至俗儒紛紛各以五兆分配五行皆不讀周禮而憑臆亂道者不足辨也

立時人作卜筮

鄭曰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爲卜筮人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案曰鄭以時爲是釋詁文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鄭曰卜筮各三人太卜掌三兆三易從二人從其多者著龜

之道幽微難明慎之

儀禮十二卷士禮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夏殷

周卜筮各異三法太卜從二人之言善鈞從衆卜筮各三人

疏曰言三人占是占此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

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

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爲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

堯之兆又云連山慮犧歸藏黃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而孔

意必以三代夏殷周法者以周禮指言一曰二曰不辨時代

之名考工記云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郊特牲云夏收殷嘒

周冕皆以夏殷周三代相因明三易亦夏殷周相因之法于
春之言孔所不取鄭元易贊亦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孔
同也所言三兆三易必是三代異法故傳以爲夏殷周卜筮
各異三代異法三法筮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從二人之言
者二人爲善既鈞故從衆若三人內賢智不等雖少從賢不
從衆也善鈞從衆成六季左傳文既言三法並卜嫌筮不然
故又云卜筮各三人也經惟言三占從二何知不一法而三
占而知三法筮用者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儀禮士喪卜
葬占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知卜筮筮用三代法也

案曰鄭云卜筮各三人太卜掌三兆三易者士喪禮筮宅卒
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鄭彼注云

旅衆也反與其屬共占之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又卜葬日
占者三人鄭彼注云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然則
此言卜筮各三人亦謂卜則掌三兆者各一人筮則掌三易
者各一人也故鄭卽引周禮春官太卜三兆三易以證傳以
三法爲夏殷周疏引杜子春說而駁之又引鄭易贊以證其
當爲夏殷周皆非也林之奇全解載劉彝云九疇夏書也周
未受命豈有三代占筮之人乎此駁頗確攷鄭于太卜三兆
注先云兆者灼龜發于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璽
璽是用名之焉上古以來其作法可用者有三原原田也三
易注亦先云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
于其中然後其下各繼以子春云云然則鄭意本以三兆三

易皆空言其義未嘗指為何代所以賈公彥于三易一條下
又補疏云鄭雖不解周易連山歸藏皆不言地號則周非地
號以周易以純乾為首乾為天天能周布于四時故名易為
周也賈又載鄭志趙商據子春說問子春何由知之鄭答此
數者非有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為夏
殷周翫此條知鄭未嘗以子春為是而近師之說更所不信
易贊漫述之云爾非定論也蓋子春以玉兆瓦兆為顓頊帝
堯似可出箕子口中而其下又以原兆為有周之兆則其于
三易雖祇說伏羲黃帝而于周易必以為文王所演若洪範
則禹所作箕子所陳其不可援彼實之明甚至偽孔及疏之
謬更不待言然則鄭以三兆三易解洪範斷主太卜注前一

說為正鄭又云從其多者者成六季傳引此而解之云眾故
也是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案曰鄭周禮注

引此謀及庶人人作民疏于下節云變庶人言庶民者嫌庶人
惟指在官者變言民見其同竊疑鄭本誤作庶民疏乃衍說耳
蔡邕石經亦正作民

鄭曰卿士六卿掌事者

尚書疏

傳曰將舉事而汝有大疑先盡

汝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眾民然後卜筮以決之疏曰謀及
卿士以卿為首其大夫及士亦在焉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
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
是有大疑而詢眾也小司寇又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
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彼羣臣羣吏分而為

二此惟言卿士者彼將斷獄令衆議然後行刑故臣與民爲
三其人主待衆議而決之此則人主自疑故人主爲一又總
羣臣爲一也

案曰鄭云卿士六卿掌事者者冬官雖稱事官其實治教禮
政刑皆事說文士部云事也又仲部卿从冫冫事之制是卿
掌事也周禮有大事衆庶得至外朝與羣臣以序進而天子
親問焉所謂謀及庶人者也白虎通卷下著龜篇引此經而
說之云所以先謀及卿士庶人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
而不能知然後問于蓍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蓍龜何示不
自專也或清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

其逢吉

馬曰逢大也釋文傳曰人心和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于吉動
不違衆故後世遇吉也疏曰此必臣民皆從乃問卜筮而進
龜筮于上者尊神物故先言之不在汝則之上者卜當有主
故以人爲先下三事亦然

案曰馬云逢大也者儒行逢掖之衣鄭云逢猶大也大掖之
衣大袂禪衣是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楊倞注同傳訓遇非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
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鄭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爲吉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案曰鄭云此從多者數以太半爲多小半爲少也下文逆多

亦同也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鄭曰此逆者多以故舉事于境內則吉境外則凶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

解傳曰二從三逆龜筮相違可以祭祀冠婚不可以出師征

伐疏曰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爲吉亦同故傳言龜筮

相違見龜筮智等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晉獻公欲以

驪姬爲夫人卜既不吉更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告筮之得吉

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龜實長也此二從

三逆以汝與龜爲二從耳卿士庶民謀有一從亦是二從凶

吉亦同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然汝卿士庶民皆逆龜筮竝

從亦是二從三逆而經無文者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問卜

矣何有龜筮從之理也周禮筮大國之大事先筮後卜鄭元

云筮之凶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龜筮俱違者崔靈恩以爲

筮用三代之占三占俱凶則止不卜卽鄭注周禮筮凶則止

是也若三占二逆一從凶猶不決猶得更卜故此有筮逆龜

從之事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云卜不吉又筮筮不吉又卜

是謂瀆龜筮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

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後更作卜筮如此

之等是爲相襲皆據吉凶分明不可更爲卜筮若吉凶未決

于事尙疑者則得更爲卜筮也

案曰鄭以內外爲境內境外者隱元年公羊傳云王者無外

何休注云王者以天下爲家郊特牲云天子無客禮莫敢爲

主焉故禹貢冀州鄭馬注皆云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若然則天子不應言境內境外但王制每言天子千里之內千里之外又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外諸侯嗣然則天子亦有外內也抑上文惟辟作福馬云關諸侯或者此亦關諸侯與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渾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史記宋微子世

家集

案曰鄭云云者人雖三從終以疑故卜筮既用卜筮不容違神而徇人故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釋文曰暘音陽

鄭曰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為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

堅故金氣為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

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為風

尚書疏○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四卷○

詩十五之三卷小雅漸漸之石疏○傳曰雨以潤物暘以乾

物煖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為眾

驗疏曰易說卦云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日暘也烜

乾也是雨潤物暘乾物風動物也繫辭曰寒往則暑來暑往

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是暑長物寒成物也釋言云燠

煖也舍人曰燠溫煖也是燠煖為一故傳以煖言之昭元季

左傳云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以彼六氣校此五氣雨

暘風文與彼同彼言晦明此言寒燠則晦是寒明是燠也惟

彼陰于此無所當耳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恒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恒燠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惟火沴水思之不容是謂不聖厥罰恒風惟木金水火沴土如彼五行傳言是兩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用五行傳爲說孔意亦當然也六氣有陰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屬皇極蓋用中則陰順時爲休不中陰恒若爲咎也

案曰鄭云兩木氣云云者疏謂鄭用五行傳說五行傳出伏生其實是孔門七十子以來相承古義故鄭據之也傳以曰

時爲五者各以其時非也漢讀連下成文以曰時五者來備爲句時與是同詳見下文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釋文曰蕃音煩廡無

甫反徐莫杜反

傳曰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蕃滋廡豐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不時失敘疏曰廡豐也釋詁文案曰王應麟云五者來備史記作五是來備今刻史記仍作五者應麟所見猶裴駰本攷其實上文列庶徵五日繼以曰時云云言其休一極云云言其咎當以曰時五者來備爲句言是五者皆備至也時是本釋詁文此以時爲是與上立時人之時同也後漢書李雲傳云得其人則五氏來備荀爽傳

云五臚咸備各以其敘李賢兩注皆引史記一作五者一作五是又釋臚爲是氏與是通李荀約舉經文故云爾此漢學也僞孔以曰時屬上讀如此則時卽以敘何用重言邪司馬遷傳孔安國學所載必從古讀王應麟不識古反以作是爲傳習之差其陋固不足辨裴駰亦無識于此節采僞孔傳不采鄭注致史記諸本互異皆俗儒所亂也

是又作氏者觀禮太史是右注云古

文是爲氏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是或爲氏漢地志西河有鮒是說文作鮒氏又造父後有非子元孫氏爲莊公師古曰氏與是同古通用字韓勅修孔廟後碑以於氏爲於是班固幽通賦氏中葉之柄靈亦以氏爲是漢末有是儀亦作氏陳壽魏志以爲孔融改氏爲是不知營陵是姓順帝前已見于碑載洪适隸釋豈漢季始改乎當時以兩字本通故或作氏或作庶古文作無音武而有無但作无亾後人旣是非有異義也

以無爲有無之無故此經加广以別之庶乃堂下周屋音同

而義則非矣疏引釋詁云云今釋詁乃作蕪郎璞注蕪蕪

盛疏云蕪者蕪蕪也洪範庶草蕃庶蕪音義同部璞所據

本已誤作蕪疏宋人作更不識字實則洪範釋詁皆當作無

今本皆俗人改說文卷六上林部

注云豐也久林爽或

說規模字从大冊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冊與庶同意商

書曰庶草蕪蕪徐鍇曰或說大冊爲規模之模諸部無者不

審信也文甫切玉篇卷中林部第一百五十九蕪字注云文

甫切蕪蕪豐盛也今作蕪爲有無字觀此則知作庶固謬作

蕪亦非蓋卷九下广部廳字堂下周屋卷一下韞字蕪也皆

不得訓豐也

國語卷十晉語云黍不爲黍不能蕃庶韞昭曰

孔竊韞至部忠恕汗簡卷中之二載肉一極無之無史記作

亾周禮司市云亾者使有先鄭注云无此物則開利其物使之有詩谷風云何有何亾是亾與有無之無同也若无字之正體則說文卷十二下亾部羶字注云亾也久亾羶聲武扶切又重文无字注云奇字無通于无者虛無道也王育說天屈鹵北爲无今无字僅存于周易而羶字則廢而不用久矣若蕃雖與繇通亦宜从說文作繇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傳曰敘美行之驗君行敬則時雨順之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君能照哲則時燠順之君能謀則時寒順之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疏曰此致上文各以其叙庶草蕃廡也

案曰傳云敘美行之驗者漢書五行志引此經孟康注同也大傳五行傳鄭注云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鄭所引不知出何書然云孔子說休徵則是孔子正解此經曰聖時風若之義聖包貌言視聽土亦包金木水火風屬土故時風爲聖之驗也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

釋文曰咎其九反○案曰汗簡卷中之二云狂古文尚書作熒未詳

鄭曰狂倨慢也恒常也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氣順之

尚書疏○

詩十二之一卷小雅正月

疏○公羊傳成公元年季疏傳曰敘惡行之驗君行狂疾則常

雨順之疏曰此致上文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也君行不敬則狂妄故狂對肅

案曰鄭云狂倨慢也者五行傳曰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鄭

彼注云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矣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踰其節故恒雨也是也鄭又云恒常若順也者王充論衡卷十四寒溫篇引此經而解之云若順恒常也與鄭合恒若極備凶也恒雨無暘恒燠無寒言極備則極無可知曰僭恒暘若案曰汗簡卷上之二云古文尚書僭作替蓋古字省筆也傳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疏曰政不治則僭差故僭對又案曰傳以僭為僭差者五行傳曰不艾厥咎僭厥罰恒陽鄭彼注云君臣不治則僭差矣言曰金主秋秋氣殺殺氣失故常暘也是也

曰豫恒燠若釋文曰豫羊庶反徐又音舒○疏曰豫鄭王本作像之義與舒緩意本同而舒對哲又與急自相對意味尤長漢書及何休成元季公羊注論衡寒溫篇引此經並作舒晉書五

傳志引經作豫引傳仍作舒宋書隋書新唐書各志並作舒大傳作茶舒同王藻說珽云諸侯茶鄭讀舒遲之舒攷工弓人云寬緩以茶注及鄭司農注並讀舒徐也詩何人斯亦不遑舍熊朋來讀舒定六季齊人弑其君茶公羊作舍音舒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舒氣是也

鄭曰舒舉遲也言人君舉事太舒則有常燠之咎氣來順之尚書疏○公羊傳成元季疏王曰舒情也尚書疏傳曰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疏曰明不照物則自逸豫故豫對哲

案曰鄭云舒舉遲也云云者五行傳曰不愆厥咎茶厥罰常燠鄭彼注云君視不瞭則茶緩矣視曰火火主夏夏氣長長氣失故恒燠也鄭以豫作舒茶與舒通釋言云舒緩也緩有遲義故云舉遲也王云云義同也

曰急恒寒若

鄭曰急促自用也何書疏○詩正月疏傳曰君行急則常寒順之疏曰心無謀慮則行急躁故急對謀

案曰鄭及傳云云者五行傳曰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鄭彼注云君臣不謀則急矣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政促迫故常寒也

曰蒙恒風若案曰蒙宋世家作霧晉書志同五行傳作雲班固司馬彪又作霧霧俗字當作霰霰同霽則因爾雅釋雲霽與說文五易而誤蒙則聲近而誤鄭必從五行傳作雲也

鄭曰蒙見冒亂也何書疏王曰蒙瞽蒙也何書疏傳曰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疏曰性不通曉則行蒙闇故蒙對聖

案曰鄭王及傳云云者五行傳曰不聖厥咎蒙厥罰恒風鄭彼注云雲冒也君臣心有不明則相蒙冒矣思心曰土土主

四時四時主消息生殺長藏之氣風亦出內雨暘寒燠之徵皆所以殖萬物之性命者也殖氣失故恒風是也鄭氏尚書蒙必作雲疏引鄭注欲就孔傳故改蒙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釋文曰省息井反○案曰宋世家作左氏穀梁並作省康詁人有小罪非省又乃惟省災潛夫論引並作省是也

鄭曰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何書疏馬曰王省惟

歲言王者所省職如歲兼四時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王所省

職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衆
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三者各順常則百穀成
政治明賢臣顯用國家平寧是三者已易喻君臣易職君失
其柄權臣擅命治闇賢隱國家亂疏曰既陳五事之休咎又
言皇極之得失與上異端更復言也歲月日皆以喻職事王
如歲兼四時下句惟有月日無喻時者但時以統月故傳以
四時言之言兼月日也師衆尹正衆正官之吏謂卿士之下
有正官大夫與其同類之官爲長周禮大司樂爲樂官之長
太卜爲卜官之長此之類也詩稱赫赫師尹乃謂三公之官
此以爲正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在卿士之下知是大
夫與小官爲長亦是衆官之長故師尹之名同耳

案曰鄭云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尙微故大陳君臣之
象云云者鄭意以此經自王省惟歲以下直至則以風雨皆
爲明皇極之得失卿士師尹其得失皆視王以爲徵惟歲惟
月惟日皆作喻意解之皇極得失較五事一事之得失爲大
則其所致休咎若百穀用成等較五事之休咎亦尤大故鄭
云非徒風雨寒燠而已馬及傳義皆與鄭同也傳以師爲衆
釋詁文尹爲正釋言文時爲是亦釋詁文疏引師尹云云據
毛傳鄭箋尹乃姓氏非官而疏以爲官非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釋文曰好呼報反

鄭曰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土十爲
木八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

方木氣西方金氣尅東方木木八爲金九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推此而往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

由已所克而得其妃以各尙妻之所好故也

尙書疏○詩小雅漸漸之石疏

○周禮十卷地官大司徒疏○又十八卷春官大宗伯疏○禮記十四卷月令疏○六經天文編下卷

馬曰箕

星好風畢星好雨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星民象好風好雨亦如

民有所好

案曰鄭云箕東方木宿從妻好風畢西方金宿從妻好雨云云者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西方白虎七宿奎婁胃昂畢觜參故云箕東方木宿畢西方金宿也詩緯云箕爲天口主出氣詩大東云惟南有箕不可以簸揚漸漸之石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仲尼弟子列傳云夫子當行使弟子持

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昨暮月不宿畢乎

事又見孔子家語卷十七七十二弟子解

鄭衆注大宗伯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

漢天文志云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下卽繼以書云星有好風是箕好風畢好雨從古有此說昭九季春秋傳曰火水妃也妃者合也陰陽書有五行妃合之說甲乙木也丙丁火也戊己土也庚辛金也壬癸水也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火畏水以丁爲壬妃故一與二合丁壬也土畏木以己爲甲妃故三與十合甲己也水畏土以癸爲戊妃故五與六合戊癸也金畏火以辛爲丙妃故七與四合丙辛也木畏金以乙爲庚妃故九與八合乙庚也其一與二三與十五與六七與四九與八相合之義則昭十七季春秋傳曰水火

之牡也劉歆說云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偶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又曰火水妃也易繫辭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一三五七九地數二四六八十一二三四五得五皆爲六七八九十此之謂相得而丁壬等之各爲牡妃其中具有相合之義此天地五行之合也鄭注意本此鄭又云推此則南宮云云者由從妻所好推之則南宮是火火克金陽金氣爲火妃故南宮好陽北宮是水水克火燠火氣爲水妃故北宮好燠中宮四季是土土克水寒水氣爲土妃故中宮四季好寒此鄭推言之皆從已所克得其妃從妃所好也此經所說星除五緯外凡

二十八宿及衆星皆包在內據史記天官書言列星有太一有三公有藩臣有五官等而此以爲庶民之象者以恒星甚衆似下民衆多之象且民有情欲故多嗜好星亦有嗜好與民之有情欲者同故也鄭于上文注旣云大陳君臣之象成王極之事則自此以下皆是言王極之事故此節假星以喻民情之有好惡下文二節假日月之行以喻君政之有得失也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鄭曰四時之間合于黃道也

禮記十六卷月令疏

王曰日月行有常度

君臣禮有常法以齊其民

尚書疏

傳曰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

度君臣政治大小各有常法疏曰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法

冬夏爲南北之極故舉以言之日月行有常度喻人君政有常法張衡蔡雍王蕃等說渾天者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去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彊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

案曰鄭注云四時之間合于黃道也者攷漢書天文志云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于牽牛夏至于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爲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爲害月有九行者黃道一黑道二出黃道北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鹵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鹵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朱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故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此段天文志文以解此經及鄭王之義爲適合也月令云仲夏之月日在

東井仲冬之月日在斗此云夏至于東井與夏令合云冬至于牽牛與月令異者月令據月初夏至冬至則月中也仲夏日在鶉首鶉首之初至中皆東井度也故夏至于東井與月令無殊仲冬日在星紀釋天云星紀斗牽牛也劉歆三統歷云大雪日在斗十二度冬至日在牛初度是節有早晚所舉異時故不同也冬至日南極云云至則寒爲害者僖五年左傳云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冬至爲日南極則夏至日北極也易通卦驗云冬至日置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景如度者歲美人和暑不如度者歲惡人僞神讀如引言八引者樹杙于地四維四中引繩以正之故名曰引立表者先正方面于視日審矣攷暑者表之景也如度者冬至暑景丈

三尺是長之極也周禮大司徒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引司農注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此尺有五寸是極短之暑也知者鄭注周禮馮相氏云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有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然則南不極則有愆陽溫爲害北不極則有伏陰寒爲害也云黃道一至南從朱道云云者孔穎達月令疏載鄭考靈曜注引河圖帝覽嬉文略與之同則其說由來舊矣黃道一三字今天文志無之從鄭所引增也所云朱道者本作赤道但此乃九行之赤道天體中央去南北極適中處亦名赤道與此名同易惑故改之也戴震九道八行說云月道

出入黃道內外二十七日有奇而交道一終交終不復于原處其差一度又幾半度每季之差自東而西十九度奇古歷家有九道八行之說所以攷其差也借青朱白黑以別之借八節之名以命之春分青道爲正東立春青道爲東南冬至黑道爲正北立冬黑道爲東北秋分白道爲正南立秋白道爲南夏至朱道爲正南立夏朱道爲南如交在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歷半交必在春分黃道內五度半春分無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爲春分青道凡三十交退在立冬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立春黃道內五度半立春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春青道又三十交退在秋分無南北緯而入陰歷半交必在冬至

黃道裏五度半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南緯十八度是爲冬至黑道又三十交退在立秋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立冬黃道裏五度半立冬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冬黑道又三十交退在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秋分黃道裏五度半秋分無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爲秋分白道又三十交退在立夏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立秋黃道裏五度半立秋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緯幾二十二度是爲立秋白道又三十交退在春分無南北緯而入陰歷半交必在夏至黃道裏五度半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北緯二十九度是爲夏至朱道又三十交退在立春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歷半

交必在立夏黃道裏五度半立夏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緯
幾二十二度是爲立夏朱道又三十交退在冬至月復循青
道以四季過半循二青道四季過半循二黑道四季過半循
二白道四季過半循二朱道十八季過半八行一周古歷以
自南而北交于黃道爲中交常以中交爲主今歷謂之正交
古歷自北而南爲正交今歷謂之中交日食朔當交也月食
望當交也九道自宋人疑之至元而遂廢攷諸古歷未有明
析其必分之故者由今思之可以知交道出入焉可以攷當
交半交距赤道遠近焉可以明交終所差每月交于某宮某
度焉可以辨交之中終與朔望不齊每朔望去交遠近及當
交而有食焉古法之廢而宜舉者此也戴所言南北緯者在

赤道南爲南緯在赤道北爲北緯九道之說于是明矣鄭注
云云于此可得其槩王者順時出政月令所紀十二月之令
是也若孟春行夏令等謂之反令漢魏相傳相奏表云東方
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
南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
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
方之卦不可以治鹵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與兌治
則饑秋與震治則華冬與離治則泄夏與坎治則雹是四時
各有所宜此經是言皇極之事此節以日月冬夏異行喻王
者政令四時異宜也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鄭曰春秋緯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

可見故也尙書疏○王天與尙書纂傳二十二卷○陳傳曰

樂書傳纂疏四卷○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疏曰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其文見于經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引春秋緯孔亦用之也月行雖有常度時或失道從星鄭以爲從妻所好顧氏亦同言從星者不應從而從以致此風雨喻政教失常以從民欲所以亂也

案曰鄭引緯以證月從箕多風傳引詩以證從畢多雨說已詳上文漢書天文志云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故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移而南入畢則多雨書日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

而東鹵也說與鄭合鄭又云日之從星不可見者日在下而光盛星在上而光微故日見時星不可見上言日月之行此惟言月故解所以不言日之故也五行傳曰王極不建厥咎贅厥罰恆陰鄭彼注云贅與思心之咎同故子駿傳曰贅眊亂也君臣不立則上下亂矣王極象天天陰養萬物陰氣失故恆陰也其下又云時則有日月亂行今此月之從星以致風雨正是日月亂行之事然則自王省惟歲以下至此皆言皇極之得失明矣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鄭曰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爲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爲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爲次耳康

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
謂皆生攸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
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尙書疏○詩十七之二卷大雅既醉疏○史記宋微子世家
家集王曰攸好德言人君所好者道德爲福尙書傳曰壽百
二十季富財豐備康寧無疾病攸好德所好者德福之道考
終命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

案曰鄭云康寧人平安云云者天下之福極皆君身所致故
人平安人皆好德卽爲人君之福然則壽富等皆兼天下臣
民而言不專指君身王肅專指人君非也徐幹中論卷下天
壽篇云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詩云
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

之壽也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觀此則福極通天
下言與鄭合此古義也釋詁云寧康安也故云康寧人平安
也考成亦釋詁文終性命謂皆生攸好以至老者荀子卷十
八成相篇云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攸以好劉向說苑卷
三建本篇云尙書五福以富爲始國家以昌熾士女以攸好
禮義以行人心以安並與鄭合此漢經師相傳舊說也蓋考
終命屬貌對惡爲醜陋故云攸好至老僞傳以爲不橫夭旣
非屬貌又不對惡且卽是壽與康寧何用重言之其說非也
福備也者禮記祭統文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釋文

時設反又之舌反○案曰會選云時設反則音如喉舌之舌之
舌反則音如浙江之浙曲禮短折陸但音市設反則陸意以前

正音爲

鄭曰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愚懦不壯毅曰弱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傷神天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達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于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嚴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爲大中故所以

弱也

尙書疏○周禮十五卷地官司關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馬曰凶終也

釋文傳曰凶

短折動不遇吉短未六十折未三十言辛苦疾常抱疾苦憂多所憂貧困于財惡醜陋弱尪劣疏曰人之大期百季爲限傳以最長者言之爲百二十季短者半之爲未六十折又半爲未三十鄭康成云云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夭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

同

案曰鄭云未齔曰凶者說文齒部云齔毀齒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父齒父七鄭注周禮司厲亦云然則未齔謂七歲以下儀禮喪服傳所謂无服之殤也男子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則未冠曰短謂不及二十未婚曰

折謂不及三十傳以短未六十折未三十非也疏又引漢書云云然福極皆就人言若兼禽獸草木則何有貧富何有好德又兄喪弟父喪子自是屬憂不得以爲短折皆非也鄭又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云云者皆本伏生五行傳文鄭彼注云殖氣失故于人爲凶短折長氣失故于人爲疾殺氣失故于人爲憂藏氣失故于人爲貧生氣失故于人爲惡夭爲剛德剛氣失故于人爲弱易說亢龍之行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此之謂弱或云懦不敬也是也鄭又云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云云者以五行傳止有致極之文無致福之事故鄭反覆推言之也云所以然者云云者人之福極關乎命運定于初生故云行運氣性然所以致此之故則不但行運氣性要亦各由自取其中實有至理如下文以義言之以下所推是也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四百一十五終

皇清縣志卷四百五十五

靈川縣人秦

文以美言久以平風無異

文以美言久以平風無異



